

文集卷第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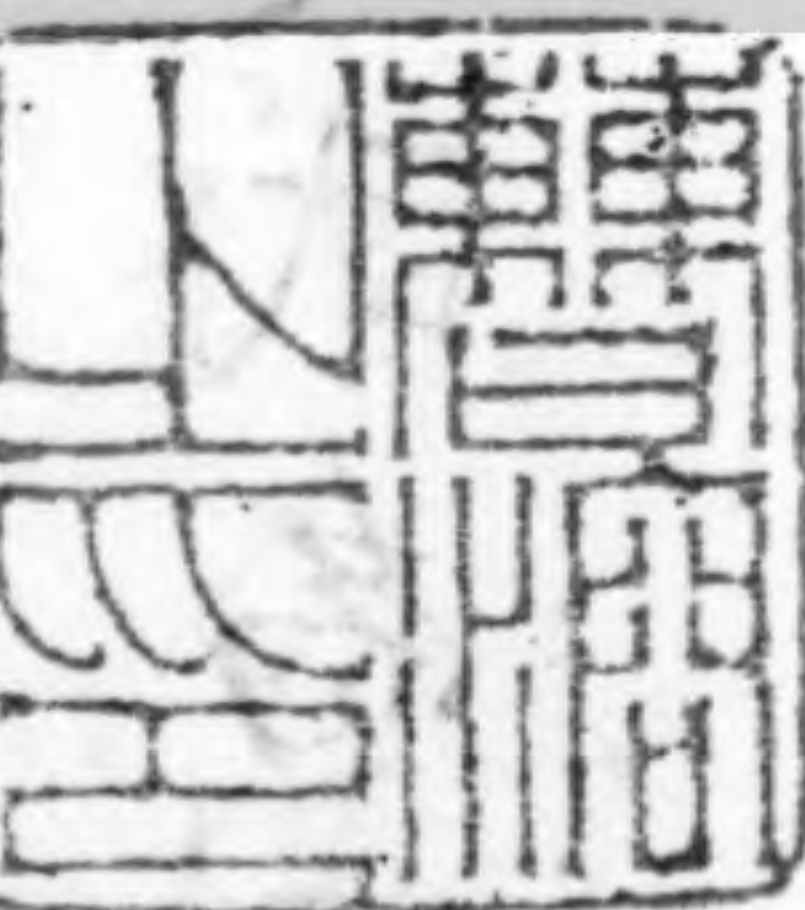
儒言

聞色亦麗乎目君子必惡焉者不欲病乎正而失所傳也作儒言 玄默執徐仲秋己丑

春秋

儒者必本諸六藝而六藝之志在春秋苟舍春秋以論六藝亦以末矣紛然雜於釋老申韓而不知其弊者實不學春秋之過也

高山景迺生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窮理乃能盡性至命今學者未乎窮理而必贅之以仁智何邪且仁不能窮理而智於盡性有不足耶大凡析體而辨則失之鑿習而為穿窬之小人體而不析則不失故常不害其為溫厚之君子可不御今上名哉

大神

易以大人聖人為一位而不達孟子荅問之言者以大人未至於聖書之聖神文武為一已而

為莊子荒唐之言所惑則復自有神人橫渠先生亦云聖不可知為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皇帝

皇道帝德出於尚書中候緯書也嘉祐學者未嘗道也孔子定書斷自二帝尚復皇之貴執武陵先生曰六經無皇道劉道原亦云然

勝物

克己之言嘗聞之矣勝物之言昔未之聞也苟

志以勝物則枯木朽株皆吾之仇也其為有位之害則又大矣君子懼焉

忘

莊生毀棄禮義不知物我之所當然者廼始語忘儒者非所宜言也禮安義適賓主百拜不知其勞寧論忘不忘耶

有無

橫渠先生曰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說之謂以老氏有無論易者自王弼始

詩

詩不知禮義之所止而區區稱法度之言真失之愚也哉言孰非法度何獨在詩

且

君子於患難猶不苟免他復苟且云乎哉今喜以且為言是非可否不得所安自墮於小人_之偷而愧夫君子之篤敬

可

君子必可所以脩辭御今上行汲汲於敬也小人

僅可而偷諛苟且無所不至焉今學者說可曰
僅辭也安知君子行止淹速唯可之從耶孔安
國謂子桑伯子能簡故可

所

或曰有戶則斤之矣是惡夫有所者本諸莊老
而云爾也吾儒者居其所而遷唯患無所彼豈
不戾哉蓋放之四海而準孰非吾所尚誰戕我
也邪彼以不善為善之類皆學莊老之過云

言浮

儒者之言無難易斯可行也著為事業傳之後
世苟得吾言者其行與吾均也莊老之徒則不
然其言甚大而聽之溺人而易悅如無為之
不治之之類若何而行也哉君子御名諸

天人

言天人之相與莫如詩書治亂興亡之際若分
其所立之道則存乎易之陰陽仁義而吉凶則
一致也或以某句為天道而人不預焉復以某
句為人道而不及乎天：人始分矣是出言雖

可若會之於心而自試焉則誣矣哉

吾儒之道所以異乎諸子者為其極高明而道中庸為一物也譬如日正中而萬物融和未嘗搗物作沴也或者既以一事極高明又正以一事道中庸不亦戾乎是剛柔緩急相濟之常理何必是之去哉廣大精微之類亦然

同風俗

一道德以同俗司徒之至教也所謂一道德者

乃上之風而以之同下俗者也如表影響之相從焉或者既一道德矣又思同風俗將以刑戮勝姦而上勞下悴矣弊將柰何是齊八政以防淫者亦二術邪

俗學

學者同尊孔氏法詩書躬仁義不知俗學之目何自而得哉建隆以來禮樂文明煥然大備皆諸儒之力也誰當其目也耶如惡其衆而欲致獨則比屋可封之民為罪人歟又或厭其久而

新之則日月之出特久矣後漢治古學貴文章
以章句之徒為俗儒則斥俗學者身自謂邪

漢儒

典籍之存詁訓之傳皆漢儒之力漢儒於學者
何負而例貶之歟後生殆不知漢儒姓名有書
幾種而惡斥如讎言漢儒真不幸哉昔人歎廢興
由於好惡盛衰繫之辯訥良有以也

公議

凡變律亂常則不當乎人心雖百人之譽不足

以勝一人之毀也蓋彼不待高識博達之士乃
知其非雖塗人故自有白黑矣前譽之者一時
之偽而此毀之者實天下之公也昔公孫祿斥
王莽國師秀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宜誅
以慰天下侯景陳梁武帝十失之一曰敷演六
經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當彼時猶有是言則
公議不可泯云彼乘勢怙力以肆說者果誰欺
哉

溫公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中者多也嗚呼此公天下之言待天下忠且敬也顧肯甲已而屈人必人之同已哉彼排擯前儒顛倒五經者亦宜媿諸

盲

公羊曰美惡不嫌同辭董仲舒曰辭不能及皆在於盲非精心達思其孰能知之見盲者不任辭不任辭然後適道矣蓋古之學者見盲今之學者任辭君子小人之儒自是而分也毛公葬

天傳曰家室猶室家也任辭者笑之其知見盲者何

同異

董仲舒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吉春秋無達辭范甯曰經同而傳異者甚衆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嗚呼古之人善學如此今一字詁訓嚴不可易一說所及詩書無辨若五經同意三代同時何其固邪

朱張

朱學士宗為張安道陳三傳是非甚辯安道曰
彼自三家何與君事君子謂朱之力學不及樂
全之達識後生復有如樂全之才器者顧肯疲
於文字之細而憤眊以排擯前儒哉

三弊

先儒謂近代有菱角反對互從等翻競之說馳
騁煩言以紊彛叙詭譎成俗而不知變此學者
之弊也蓋此三弊尤驗於今日不顧其本而特
出一句以濟私欲而因衆論者謂之菱角以此

所言責彼所不言覩馬以童牛想龍以足蛇謂
之反對駢贅四出自聲傳谷蕨響從響求應謂
之互從說乎頌其興積不問欲否而槩與之以
尊其政事者菱角也以箕子之五事同堯之聰
明文思聰明文思乃復異乎欽明文思反對也
窮理盡性必待乎智仁鳶飛魚躍有假於風氣
互從也彼方自謂繼聖絕俗之獨智作新一代
不知古人久已斥其弊云

德義之士如聖人其視章句之徒如僕役自章句之徒而視文字之學則如乞丐終日號哀岐路聞而腹不一飽亦可悲夫

精思

董仲舒楊子雲之材如何哉其苦學精思之久又復絕人遠甚故能成人如此今之士才品復如何而學問苟且多可媿矣徃徃脫略不肯致思徒敬所聞於勢位而誇有功於利祿以聾瞽自置勇於斥先儒而力毀古訓亦可惜哉

不奪

學者如守匹夫不可奪之志而不以死易學則日有功矣於是乎白刃不足以為吾威爵祿不足以為吾榮而吾之所能者中庸也不然滑稽翫散亦何所不可祝教明郭山憚當時號為大儒乃一日迎帝后意以助郊祀見上帝授禮陳義甚悉周宣帝立四后則有言曰帝降二女后德所以儻君天列四星妃象於焉垂耀又立五后則曰坤儀比德土數唯五實太學博士何安

稱帝嚳四妃以發之也王莽謂地有動有震
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靜
闕翕萬物生焉嗟夫至治之世政令醇而民風
質寧觀是邪

躬行下
誦詩三百而不能事父事君亦非興於詩也知
禮樂之節文而不知其意知其服勞而不知敬
於玉帛之表鳴乎金石之餘則亦非成立也彼
雖盡善無疵而興於文字之詩立於祝史之禮

成於瞽瞍之樂亦何足尚哉

害教

害辭未至於害意害義未至於害教害教則三
綱五常絕矣謂天不足畏或欲天之明以出其
君凶德不足忌百姓或可哂之類其害教奈何

辭意是也巧慧

漢儒林趙賓始稱持論巧慧蓋先儒詰訓通而
意有餘闕疑而言不鑿適中而無亢絕之弊明
辨而不以仁者之見斥智者之見寧質而無嫌

也關關和聲也或曰和而有通意不知孰為和而不通者如拍門閉為言則詎止於通也邪睢鳩擊而有別后妃之德盡矣或又曰入水而善捕魚是乃擊之一事何足多哉巧慧之弊如此

殺亂

古人謂讀詩如未嘗有書讀書如未嘗有易蓋知六經之意廣大無不備而曲成無所待也在昔漢時六經各有名家之博士並行而不相排斥其得人為己多矣今六經紛然為一說曰是

一道也不知道則一而經已六矣如何以一混六哉王莽講合六經之說恐不足尚也

滋蔓

杞譚謂秦近君能說堯典篇自兩字之說至千餘言但說若稽古三萬言班固歎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是今日滋蔓傷本之弊古人已深斥之矣又隨而踵之喜循覆車之轍何邪彼方自

說曰前之文人才慳而不能弘闡有媿今日之
富亦難與言矣

碎義

同燕於一堂之上而賓主暮分吾無恨焉兄弟
築室而不相為隣則吾恨且慚矣經本二意者
紛紜糾射之說敢彼之責邪其本一言如和順
道德而謂和道順德挑撻往來之兒猗儺柔順
之辭亦析而辨之則破壞形體甚矣

盜悖

孔子作春秋多微辭於是乎起問數百應問數
千未之厭也至於詩書本非一時一人之言聖
人取其可為後世訓者存之初不以一字為美
惡也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
至焉簡亦較直如此或取春秋之治具以詰難
為功何邪昔之師儒未之有也及於春秋則反
無與焉盜憎主人邪蓋非其有而取之盜也不
敬其君而敬它人者悖德禮也彼何為盜且悖
邪

鹿馬

因一鹿指以為一馬者一時跋扈之言也如因先王之格言而顛倒破壞者以天下為鹿而縱指之也不亦甚乎九州之終各志其行道或以徐州之浮于淮泗達于河為揚州之首盡變亂九州之疆里它尚有不証者邪

過舍

過人之善而揚其惡不仁也舍其之善而取彼之不善不智也先儒於經寧無所失或者詆毀

不少怒若其善則未之或稱也毛公傳不聞亦或不諫亦人曰性與天合也鄭君謂用不聞達者而不諫爭者亦得入或乃取鄭而舍毛何邪

苟異

好苟異者必無忌憚而慢上侮下將流毒海內而不可禦矣且夫天生有形之物尚敢變異則至理隱微誰其正之先儒說淇奧綠竹曰綠王芻竹蕭竹今迺以為一物不知綠竹青青何等語邪先儒說正月虺蜴蜴也巷伯其錦其也今

以為虺為螭為其為錦
五綵具而作繪五藏完而成人學者於五經可
舍一哉何獨並用五材也邪昔人斥談經者為
鄙野之士良以此歟漢武帝命司馬相如等造
為詩賦多爾雅之文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
辭必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其意
今日一經之士又如何哉蓋為師者專一經以
授弟子為弟子者各學群經於其師古之道也

故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
五經立

虐獨

虐禁獨者害皇極其於經則喜通論而斥獨訓
亦未為得也薄言觀者先儒曰觀多也玄王相
撥曰栢大撲治也今皆變異之矣春秋有特書
亦可例之邪

驥駑

驥駑所以異乎駑駘者為其行千里而有餘力

也如行百里而與駑駘同敝則其異者名云爾也嫌疑不吾別猶與不吾明則所謂智者亦愚也采蘋或以為禮女之祭或以為教成之祭鳧鷖或以為祭或以為繹今之師儒忽焉未嘗辨也賓之初筵或以為燕射或以為大射今以首章為大射二章為燕射學者何賴焉

大言

袁紹與曹操論天下形勢操知袁氏世有河北未易可圖欲舍而他之則徒視弱乃出大言曰

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是豈操之誠心哉今談經者不覈其實喜為高論大言一切取勝皆曹公之下塵歟

知本

言書者不取正於古文言詩者既耽言毛氏而又不知齊魯韓氏之辨果以詩為何詩邪言周禮者真以為周公太平之書而不知有六國之陰謀地不足於封民不足於役農不足於賦有司不足於祭將誰欺邪言易者不知王弼之前

師儒尚衆而古法之變自弼始雖以短弼實不能出其藩籬何以語古邪春秋孝經則絕而不言未為知本者

慕古

善哉鄭康成之言曰既知今亦當知古蓋今古交相為質則取道不遠或為高絕不可致及之論曰在古當然不知古之道亦何利於今而必尚之邪王莽好空言慕古法今猶有遺風邪

學難

虞翻曰悲哉學之難也盖若人用心切而言之所感者深也古之人亦莫不然皆篤志竭力而求之難又講習疎數朋友之難又服勞就正以師氏攻其難之難今或適市售一帙書而取名利如拾芥夫何難之有

南北之學

南方之學異乎北方之學古人辨之屢矣大抵出於晉魏分據之後其在隋唐間猶云爾者不唯其地而惟其人也盖南方北方之強與夫商

人齊人之音其來遠矣今亦不可誣也師先儒者北方之學也主新說者南方之學也

燕書

郢人有遺燕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悅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古文尚書秦誓作大開元閣學士衛苞受詔成今文尚書乃始作泰或以交泰為說真燕書哉

躐等

學不躐等也尚矣自一年至七年皆有所視九年迺大成今童子嬉戲未除而為易高談天人之際老不知周世宗之功王朴之謀乃謂三代可立致而平視堯舜其躐等多矣以故民風日澆而盜賊興未易圖其救之之術也

體用

經言體而不及用其言用則不及乎體是今人之所急者古人之所緩也究其所自乃本乎釋

氏體用事理之學今儒者迷於釋氏而不自知者豈一端哉

殘經

墜簡殘經衆矣可勝數哉唯是劉原甫王深甫每以為恨近世師儒以謂昔之言無不善今日之說無不可通不復聞有關疑者非所尊經而今上御名思也其勉之哉

闕疑

杜征南有言曰古人戒以闕疑苟不廣聞乃亦

不知所疑也是知闕疑非淺之事唯是博學老成者以是成其敬今上御名之德如博學而不闕疑則誣先哲而疑後生卒無所得可不戒哉

知弊

三代之改各有所弊而其所謂弊者可指以言而救之之術易為功也齊魯之治亦各有弊而紛然多故善其後者難也先儒之學傳數百年之久而其弊如何今之師說十數年之間弊復如何學者宜亦知所從矣

知時

智之所難適者我所遭之時也學之所難明者在昔數千年之異制異時也三代之禮既不可同日而用或以周禮之五玉為虞書之五玉不可邪

君子

君子者成德之名也德豈一端哉或必以仁智為君子是何量君子之固邪

先王

姜至之先生謂商周之所稱先王者近自其祖宗而遠及異代之君也如舍祖宗而必在昔之法則亦悖矣

周公

謂周公用天子之禮樂者誣也不然春秋譏魯之郊禘何邪且漢景帝賜江都王以天子之旌旗君子貶之矣或者既誣周公而又蔑乎禮樂其與曹馬為媒乎

孔子

或以潛龍勿用為孔子是不知乾之為君而初九之潛者不復可飛也或因孟子所謂孔子不有天下之說而不思之歟豈孔子之志哉不可以為後世訓也

孔孟

孔孟之稱誰倡之者漢儒猶未之有也既不知尊孔子是亦孟子之志歟其學卒雜於異端而以為孔子之儂者亦不一人也豈特孟子而可哉如知春秋一王之制者必不使其教有二上

也世有荀孟之稱荀卿詆孟子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統閑約而不解未免為諸子之徒尚何配聖哉

澄定

唐李石謂人君學問不勞專意經義然亦不可不讀知其大意以澄定意氣善乎其言也所謂識其大者何以加此蓋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既不同而學乃一等邪不然高貴鄉公節閔帝講辯於朝夕亡滅之際與博士爭一日之長乃賢

與文景歟

傳勢

張禹專帝與太后之寵所謂張侯論者廼盛於天下崔浩威福振宇內其五經之注學者尚之至于勃為石經逮夫禹死浩誅之後無一人稱道其說者則前之所傳者非經也勢也

名聖

荀卿之弟子與叔孫通之弟子皆以其師為聖人至於何曾之孫又以其祖為聖人聖人之名

亦可私得歟蓋卿之弟子學無所成通之弟子因賜金之利曾之孫歎世事之驗於是乎云爾使其成學而不外慕則俊造之名尚未易許人矣

祀聖

余朱榮晉公護無君大惡既死廟而祀之以配聖人范陽間祀安史為二聖嗟夫人文悖而不已則鬼享僭而不法可不戒哉

聖賢之言

聖賢之所以得名者成德之辨也非謂其言有
天地之殊絕也蓋聖人之言不特無以異乎賢
人而其是是非非亦無以異乎衆人不苟訾不
苟毀天下之達道也果如賢人之言近如地則
衆人之言將在九泉之下乎雖然聖賢之言無
辨邪日均是言也聖人之言為聖言賢人之言
為賢言

賢

夫所謂賢者能為理之所宜而非為人之所難

也如舍所宜而論所難則君子之愷悌不及小
人之奇險矣或難或易在彼而吾之誠心一也
豈以彼之難奪吾之簡易乎康之操哉揚子雲
自以事莽為難而有是言乎

心迹

脩辭立其誠君子於是乎居業辭與誠為一物
也聖人之情為難見矣吾之所以能見者存乎
其辭也天地之情吾亦因其所感而得以見之
矣或者因益子以心却之無以辭却之判心迹

為二端是教天下之偽也如曰好生者吾心也
殺人者吾迹也利彼者吾言也為吾之利者吾
行也人亦何以賴夫賢哲歟

何王

何晏王弼倡為虛談范甯罪之甚於桀紂弼以
其言言易猶近似矣晏之談論語則又何邪顏
子屢空先儒皆說空之晏始斥之自為說曰虛
心知道不知言之愈遠而愈非顏子之事也或
以無相無作為空則又晏之罪人也是言本出

於釋學而釋學譏其失已之傳果誰之學邪

新

聖人之意且載於經而天地萬物之理管於是
矣後世復有聖人尚不能加毫髮為輕重况它
人乎譬如日月光明莫知其終始寧辨其新故
彼一己之所謂新者迺六經之所故有也尚何
矜哉是以昔之人遑遑然惟恐其不得於故焉
卜子夏首作喪服傳說者曰傳者傳也傳其師
說云爾唐陸淳於春秋每一義必稱淳聞于師

曰詩則有魯故有韓故有齊后氏故齊孫氏故
毛詩故訓傳書則有大小夏侯解故前人惟故
之尚如此

棄舊

貞觀中詔脩五經正義成用以取士而兩漢以
來諸儒之說存而傳者十不二三逮今新義之
行於有司而所謂二三之傳者亦不知何在矣
可不惜哉

益沙

歐陽公曰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
而為諸儒自出之說汨之也今之經外又自為
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
去水清而明矣夫學者苟知乎此則不勞而有
功博而知要是之謂務本

不得已

柳子厚曰君子之學將以有異也必先究窮其
書究窮而不得為乃可以立而正也謹之勿遽
歐陽公曰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祇悟質

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為異論以相訾也如其不得已於經則古今學者之弊悉以亡矣惜乎遽而不得已者多也

黨

國家因黨與而傾亡經術因黨與而不明春秋以傳而分為三董仲舒江公劉歆於三家始倡其所異而堤防之杜預何休范甯又闢土宇而興干戈焉毛詩初異於鄭氏而王肅申毛孫毓

理鄭皆相待如寇讐愈出而愈怨矣元行沖歎其父康成兄子御今上寧言孔聖誤不道服鄭非良有以也

業

四民各有業一業者富二業者貧三四焉者流離死亡矣童子於經輕就而易叛既以可恥若其白首而崎嶇岐路者又亦可慚哉杜預不以公羊穀梁雜乎左氏范甯亦惡左氏公羊之轉穀梁其志終可尚也

先民之經皆科斗文字如顏閔不死游夏更生則不復識今之文字矣或以李斯之六書為一說自謂得聖人之意且有言曰殊方異音譯而通之其義一也君子謂是義之說也非字之義也武陵先生患漢以降學士互相增添字倍於古其所感深矣

訓

古人訓詁緩而簡故其意全雖數十字而同一

訓雖一字而兼數用後進好華務異訓巧而逼使其意散兩字兩訓而不得通或字專一訓而不可變成累數十言而不能訓一字嘉祐學者猶未覩此也揚子雲作方言其辨已悉猶有通訓何不覽諸

陸德明因古諸儒音韻之學著為釋文惠乎學者深矣今廼忽而不顧多從其本音而讀之真野人也溫公曰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

然後可以求其義
或謂先王用人無流品之別不知皋陶陳九德
而後又在官則流品已著矣彼欲擅天下之權
倒置名器不為此論則無以濟其術云

地無遺利

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自天子至於庶人用
財各有等孰得而侵哉或為地無遺利之說何
其與聖人之言戾邪為其下者不亦難哉因以

賢乎桑弘羊字文融而以一言禍天下矣

善術

秦焚詩書坑學士欲愚其民自謂其術善矣蓋
後世又有善焉者其於詩書則自為一說以授
學者觀其向背而寵辱之因以尊其所能而增
其氣焰固其黨與而世其名位使才者顯而拙
智者固而愚矣學士之衆則豐飲食以侈其朝
夕峻爵祿以利其身世濟其欲而奪其志嚴其
法而禁其言使之不擇禍福而靡然趣己又豈

不愚彼哉是君子所以懼焉者也
或因孟子可欲充實之差以善不及美不顧孔
子歎武之盡美而未盡善乾元為善而利以美
稱邪夫不明乎用字之意而謹乎訓字之名學
者之大患也

觀過

觀過斯知仁矣為其心志外見而不可掩也先
儒之過早且近不害乎名教後進之過高而遠

其甚至於無君無父學者果孰宜從邪
孝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入之志善
述人之事者也得非文王當商之末志在斯民
欲仁之：為事乎武王周公一天下郊祀宗廟
之禮行而辨賢逮賤是迺善繼善述歟苟非蒙
大難之志救塗炭之事則重規疊矩舊章率循
國家之常何必是之云哉如孑然逞其私志則
志無取舍事無時制乎

或曰為享上之言不知何所據有自於洛誥敬
識百辟享不享邪洛誥因五服諸侯來朝宜以
為新邑之戒至於周之百官則博大成裕云爾
寧論其享不享邪禮諸侯有不享者王誅所加
亦非百官事也成湯莫敢不來享者豈不遠自
氏羌乎且天下文明何疑何慮而於百官享不
享之責邪無迺導之諛乎傳曰主所言皆曰善
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

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者諛臣
也是蓋有可懼者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
如出一口于思以謂君闇臣諛以居百姓之上
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義

甚哉義之與人大也君子德行大備而或毫髮
之愆者亦不足以為義焉故君子以是為質和
順道德之後乃可與言先儒之訓曰宜以視鑿
枘之不相為用而須臾必守也或曰義者制也

以忍為義德是申不害鼻大可小之論將流而
入於刑近於利矣與言夫謝之隨曰且以財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忍之異乎容者
幾希忍於須臾而大或不能容者有矣大無不
容而小不忍者亦有矣故君子必並用也或以
殘忍曰是義德也既不知義又亦酷而不忍上
周公所以誥君陳者

軍曰備公事道

百姓日用而不知雖有至道而無非事也若夫
君子則知之矣孰非其道哉今於聖人曰此事
之序也此道之序也果知道乎

文集卷第十三

文集卷第十四

嵩山景运生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帝雜著

歷元

夏桀在位五十有二年湯受天命放南巢實甲寅之歷也是為成湯之元不踰年而改元革命異乎繼世之君也推之於歷考靈曜春秋緯命歷皆本於甲寅元漢安帝延光二年中謁者竈誦侍中施延河尹李祉太子舍人李泓及靈帝

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皆
言歷元不正常使用甲寅為元議郎蔡邕議之曰
歷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
晃所據則殷歷元也然則甲寅為殷湯之元也
審矣或曰歷黃帝用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
午夏用甲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黃
帝顓頊虞夏周魯未必皆元也何獨甲寅以之
為商湯之元哉曰時君各因事而命其歷不同
也至於殷元甲寅則歷家皆因之而起笑云爾

周大象元年太史上士馬顯等表言曰夏乘殷
斟酌前代歷變壬子元用甲寅其言是也古諸
儒生皆以為孔子用癸甲寅歷漢劉洪於歷最
善其表言曰甲寅歷於孔子時效竊以春秋緯
命歷推之可信洪言而公子譜所謂商起庚戌
終戊寅者非也帝王譜謂湯元年壬寅一行歷
謂成湯伐桀歲在壬戌皆非也外傳曰晉之始
封也歲在大火闕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常昭曰
商主大火其果合於甲寅乎曰成湯六年甲寅

上推桀元年癸亥實見歲在大火如魯僖公五年丙寅亦歲在大火上推之於其元年壬戌實見歲在大火此固得以為甲寅也或曰以夏正論之大火卯也此得以為甲寅何也曰夏后氏建寅商人建丑周人建子因其所建不同而然也魯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朔日南至魯史失閏至廿傳與緯不同唐一行曰周歷得己丑二分於歷得庚寅一分於歷南至常在十月晦則中氣後天也周歷蝕朔差經或二日則合朔先

天也傳所據者周歷也緯所據者殷歷也氣合於傳朔合於緯斯得之矣以此觀之既其所建不同則大火先得以為寅也殷人建丑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為元首始變虞夏之歷也世紀公子譜三統歷皆曰湯在位十三年今定著元甲寅則十有三年丙寅之歷也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夫所謂未立者言嘗立之為君不踰年而卒未得立以為君也春秋之法不踰年之君書之曰子而不書之為君書之為君則不可而數

之則可也不然孟子何以數之耶外傳以謂商
之饗國三十一王并太丁而君之則非也世紀
三統歷亦曰殷世三十一王惑於外傳之論也
公子譜謂三十王是也孟子曰外丙二年仲壬
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
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
伊尹之訓已也復歸於亳太史遷作商本紀曰
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
是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

仲壬是為帝仲壬帝仲壬即位四年崩及世紀
所載皆是也本紀公子譜以外丙即位三年則
非也世紀謂外丙即位二年與孟子合而得商
享年之數也孔安國顧氏孔穎達輩徒見伊訓
之文曰成湯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遂以謂
太甲繼湯而無外丙仲壬反以太史遷皇甫謐
劉歆班固為非何其妄也蓋不知伊尹以成湯
之訓訓太甲孔子本原伊尹訓太甲盛衰污隆
之意而序之非謂成湯之於太甲先後世次也

如夫子於易曰包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
黃帝堯舜氏作皆本其治之相成也非謂其時
之相繼也黃帝之後豈不有少昊顓頊帝嚳之
君歟仲壬四年而崩壬申之歷也越明年癸酉
太甲之元也三統歷太甲元年乙巳元嘉歷太
甲元年癸亥一行歷太甲二年壬午三者皆非
也沃丁在位二十有九年或以謂三十年小甲
在位或以謂三十六年或以謂二十二年或以
謂十七年雍己在位或以謂十三年或以謂十

二年中丁在位或以謂十二年或以謂十一年
外壬在位或以十五年或以謂五年沃甲在位
或以謂二十年或以謂二十五年祖丁在位或
以謂三十二年或以謂三十三年盤庚在位或
以謂十八年或以謂二十八年小乙在位或以
謂二十一年或以謂二十年廩辛在位或以謂
五年或以謂六年庚丁在位或以謂六年或以
謂二十一年武乙在位或以謂三十七年或以
謂七年若夫沃丁之立三十年小甲之立二十

有二年若 有七年雍己之立十有二年中丁
之立十有一年外壬之立五年沃甲之立二十
有五年祖丁之立三十有三年盤庚之立二十
有八年小乙之立二十年廩辛之立六年庚丁
之立二十有一年武乙之立七年則皆與商之
享年不合誠非矣商享年六百二十有九諸書
皆同

辯証

天無待而高者也日月無待而明者也人之生

於天朝夕日月無所待而知高也亦無所待而
知其明也聖人之道曷獨不然韓退之讀孟軻
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晚得揚雄書益信孟氏
又得荀氏於軻雄之間何邪孔子固聖人孰知
後世必有入曰孟軻能明吾道而尊之耶脫如
後世遂無孟軻則孔子之道泯滅不傳歟至於
卿雄則復何力之有一何量聖人淺而自待之
厚耶今之學士大夫必待小序以說詩必待魯
史以傳春秋必資莊老元虛釋氏幻妄以明易

又復何耶然謹小序於詩者鄭康成孔穎達也
尊魯史於春秋者服虔杜預也假釋老於易者
何晏王弼輩也今之所謂大儒者未離乎昔日
曲學之後塵歟

自西晉來有老易之論何其不思邪蓋無得於
易而溺老氏之文者倡之也斯人不特無得於
易而亦無得於老氏者也譬諸人材必先其學
問師友淵源與夫立身本末出處去就所向大
體同也小體斯可略大體不同而奚小體之論

哉老氏所貴曰常與靜易之變動出入不可以
居老氏自處者無名無事芻狗百姓而易於吉
凶與民同患至曲而不遺斯世之是務也老氏
至極歸於自然雖道亦是法也易有消息屈申
吉凶悔吝危可安而亡可存皆有然而然非自
然也果相資以用否邪
齊晉之功非不盛也吳楚之王亦崇也春秋不
之貴者尊一王也門內妾婦且知尊無二上矣
予不知世所謂孔益云者孰自而得耶其尊孔

子歟尊孔子歟蓋天下萬世之尊師者孔子一人而止耳容孰偶之也邪學者於是乎權有度無欲挽二子以並駕又無乃甚邪荀卿非孟子憐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王充著論曰刺益則亦過矣然不為無謂也知其不尊周室勸諸侯僭王以國叛人人可為湯武予學春秋而有感焉未敢發之言也後見江東李覲所論著則有前得於予者也又如士師可殺人之類強辯傑驚視當時所謂策士者不甚遠

今學者以孟子班諸顏淵而原憲子貢曾參宓子賤之徒悉置之者不知世無孔子果孰可以諸子優劣邪使孟子與諸子並生而從容弦誦闕里中當自有次第哉

尊其名不覈其實玩其讀莫適於事者周禮之為書也其出為最晚劉歆初獻之新莽莽即拜歆周禮博士者乃傳焉是書大祇煩禮瀆儀靡政備刑苛令曲禁重賦專利忌諱祈禳誕迂不切事適莽之嗜也莽所用以戕天下之民而鉗

天下之口者是書之奉也正月之吉初和六官
各縣象法于象魏民視既已讀矣是日州長各
屬民讀法于州又何能來自象魏而滑其聽邪
益月吉日黨正屬其民讀邦法仲月大司馬行
蒐苗獮狩之禮月吉則族師屬民讀邦法正歲
則鄉師稽噐州長黨正屬民讀法季冬祭索鬼
神春秋則鄉州有射黨正祭祭族師祭酬閭胥
讀法凡歲比而三歲大比所以致其民者勞矣
而力後追胥大事大故之所致又未可以期數

也將使斯民終歲遽遽然不得伏田疇安室廬
而奉有司之役邪冢宰以九職任萬民而掌固
又任萬民凡國都郊之竟有溝樹之固民皆有
職焉夫民既勞矣而任之者亦以衆邪畿內千
里而卿大夫士胥徒授田凡萬八千人有奇其
地莫之能給而此多役疲擾之民尚可勝其任
邪是書厲其民者如此則於禮樂政刑復何論
哉昔周公位冢宰正百辟今書冢宰乃特正其
治官之屬何邪尚書周官與是書所謂孤卿之

職五服之制頗異同尚書周官作在周公輔政
七年將歸之時不知是書之作何時也如前乎
尚書周官則周公後以尚書周官為正矣學者
尚何取於是書哉如其作在尚書周官之後則
尚書周官者周公之棄物也孔子復何錄之耶
二者不可允會非周公妄則孔子過也孰可脫
如作在尚書周官之後則周公未嘗歸政成王
也又孰可王肅斥冬至圜丘之樂謂王者各以
其禮制事天地今說者據周禮單文為經國大

體懼其局而不知弘也予有取焉嗚呼使周禮
而尚全王者猶損益之况此殘偽之物乎
或問韓愈言士不通經果不足用其言是非曰
士固不可不通經而必待通經之士而為用則
非也將有禍經術而病天下者矣西漢張禹經
為帝師成帝懼變異數見因吏民言疑王氏專
政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禹乃為身老子
孫之討曰災變深遠難見此經義我意也蓋禹於
是乎言之安而帝之聽也信以不疑其在位碌

碌者亦皆曰經意也王氏何病其後莽卒攘漢
日夜更變漢制紛紛然天下不勝其酷莽與其
國師歆輩一切文六藝之言為其躐也奈何梁
武帝父子躬著經義數百卷又升殿自講說甚
勤而朱异賀琛皆以經術進專國用事异乃為
侯景主人琛又以從而紹介之卒以亡梁而帝
父子不得其死又重可哀也歟不通經果不害
其為士安得真儒以語哉

大辯

說之避地高郵卧病兩月念平生略有所知而
未嘗語人者不可使之俱泯輒疏其大者作大
辯

近世學者喜於離析配合之說盖有所自矣昔
之人分仁義於父子君臣之間曰仁不遺親義
不遺君又曰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善為一
家戶牖之言也贊諸孔子則戾矣吾孔子曰事
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以孝事君則忠又曰
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焉云爾則無分乎仁

義也又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先儒
謂父子之常道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也愚
嘗觀易象家人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溫公謂家人之中父母之事即得尊君之道故
特曰父母之謂也愚以是知君父無二體忠孝
非兩端仁義不可於君臣父子而分矣嗚呼仁
之所至義亦次焉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子
夏之言曰父至尊也天子至尊也君至尊也是
故三年之服一也愚嘗謂七十之後諸子者非

親見聖人之比也

大辯後說

予既作大辯問者曰臣子之事果無異乎仁義
一也忠孝一也其敬一也若其所事則有不同
者子之於父一家之事焉爾臣事則國事也諫
爭則忘其生軍旅則誓以死奉使則死不辱未
嘗顧其家也家事則未嘗不顧吾國也故曰事
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竭其力者生事
也致其身者死事也亦不難乎其死也問者曰

明天下之所事者莫喻乎蠱蠱言父子之事而不及君臣之事何也幹父之蠱者幹君之蠱忠臣也裕父之蠱者裕君之蠱諛臣也問者曰其上九不及父事何也曰上九為卦之主風自山而落父子終無退事而君臣於終不得不退也王弼之前易家皆謂臣老得謝事者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弼始援莊老棲遯不可同群之談以苟異今誰辯之者嗚呼始以父子著君臣終以君臣篤父子

申劉

說之十餘年來始不惑於益子為之辯正大端自謂悉矣及見劉道原說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是堯崩踰年事不待三年喪畢其斥益子甚明且罪孔安國仍軻之繆乃大聳歎恨不得道原而在北面師事焉然道原意有所遺者輒申之堯知其子不肖不足以傳天下幸而得舜以授之舜既攝二十八載之久矣乃復待堯三年喪畢避之南河之南是堯之子才足以傳天下

歟堯遠能知舜而近於其子則不知耶賊父子之恩而瀆君臣之分孰大於此幾堯苟不知其子舜乃獨知之為舜者曷不讓之於攝改之初使堯見之乃有待畢三年之喪即位之初棄宗廟百官而逝耶無乃舜之是舉也偽歟天下至重器授受至重事何容偽毫髮哉後世亂臣賊子接踵奮袂而起舜或倡之邪舜於是上不誠於堯下惑斯民以天下為市而術取之耶丹朱不肖子也一日見舜避之遠乃起而言曰天下

吾家之世有也至我始不身之耶吾父雖欲授舜而舜不敢居以避我我何為不如舜之志也且舜之志天下志也我之受宜則舜以天下病而利丹朱一人豈堯之所以知舜之心哉如丹朱曰舜之避我雖遠如吾父命何天下之朝覲獄訟謳歌顧可欺哉必以天下奉舜是舜非受天下於堯乃受之丹朱也丹朱不知為舜亦何憾彼朝覲獄訟者必忿然而爭爭必至於兵丹朱將不保其軀矣舜欲利丹朱而寔欲殺之耶

舜之南河之日天下禍亂肇耶夫既不忍堯之
子而避之矣其之中國踐天子位則顧衆人之
情而不待毋朱之一言不若其初不避之愈而
後以暴毋朱之不肖耶此非常大事其後禹益
又皆例之邪書雖殘編不應如此大事略無所
著見其薦益事則溫公辯之矣

恥新

儒生於六藝務新相尚紛紊糾射不已爭少亦
徂習焉而不知其非殆今老矣始恥之何則聖

由入之意其載於六藝天地萬物之理管於是矣
復世復有聖人尚不能加毫髮為輕重况它人
乎昔之學者辛苦晝夜讀誦思索加之以師友
博約一意於其繩墨中而不敢外以曲直也譬
如日月光明莫知其終始寧辨其新故非若可
器之物腐爛而故製作而新也惟其人智識不
同所得有淺深而所發有早晚一己之所謂新
者乃六藝之所故有也尚何矜哉是以昔之人
違然惟恐其不得於故而止耳卜子夏首作

喪服傳說者曰傳者傳也傳其師說云爾唐陸
淳於春秋每一義必稱淳聞於師曰詩則有魯
故有韓故有齊后氏故齊孫氏故毛詩故訓傳
書則有大小夏侯解故是何前人惟故之尚如
此而今人乃新之急邪若乃其新則有之蓋贅
之以釋老而鑿之以申韓塗人之耳目而變易
其心思為己名譽之術以發身富貴則新之善
矣嗚呼先儒之學止於皇極大中之道非釋老
申韓之清虛刻核高絕而辨析則何以為新而

餌彼薄劣之歎邪是特有害於其言而已乎著
於政事吾民將不勝其弊可不御今上哉或曰陸
賈新語賈誼新書劉向新序栢譚新論如之何
曰語之書之序之論之可新也義則未嘗新

太剛辯

東坡作剛說以謂太剛則折者鄙夫患失之論
也或以仲山甫之詩排之嗚呼人而可與言者
豈易得哉彼不知太剛則折者物理也君子之
道何與焉夫君子所謂剛者何也誠也誠斯柔

矣自其柔而用其剛則何所不宜天地鬼神將
直折之尚誰折我耶不幸而殺吾軀身是亦剛
者之細事也不然又何以貴乎剛哉嘗試觀之
天下之柔者水也及其起為八月之濤而匯為
千里之浸則曰天下之至剛者也是無它焉水
之為物誠為爾也今有人焉欲禦是濤而田是
浸雖力何能哉仲山甫之德既不吐不如矣則
亦何病乎大剛歟或者亦東坡之客得以辯諸

和陶引辯

東坡先生和陶詩不見老人衰憊之氣如何曰
孰敢以血氣之盛衰而論盛德之士耶又有擬
古之作而未有追和古人者如何曰亦所未喻
也梁吳均和梁鴻在會稽贈友人高伯達和郭
林宗贈徐子孺和楊雄就人乞酒不得作詩朝
之唐李賀追和何謝銅雀妓追和柳惲汀洲白
蘋章蓋亦多矣雖然和不次韻奈何曰時也方
觀鳥跡時可責以鍾張之法度乎又問曹劉鮑
謝李杜諸詩人皆莫及陶淵明如何曰未之前

聞也若其所聞者梁鍾嶸作詩品其中品陶彭澤出於應璩左思文體省靜辭與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之德世歎其直如歡言醉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為田舍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如嶸之論則彭澤為隱逸詩人之宗而曹劉鮑謝李杜者巖廊詩人之宗也竊嘗譬之曹劉鮑謝李杜之詩五經也天下之大中正也彭澤之詩老氏也雖可以抗五經而未免為一家之言也嗟夫應璩之激左思之放本出

於劉而祖於曹未易容後來者勝之也又安得而措一言於李杜間耶或以東坡之詩勝李杜而比淵明者其言大可懼哉如以謂篤愛陶詩而服動焉唯見於東坡則江淹之所擬今泛濫入於陶之集中未有辨之者常蘇州白樂天之所効者皆極閑遠之所致亦皆優於曹劉鮑謝李杜耶又問區區之迹未足以論士如何曰是心與迹判之論也吾温公斥之矣蓋論士者必以區區之迹吾友有喜和陶詩者因為辯之云

爾
或以與性性命
或曰鑿九竅而戴爪髮均天民乎曰然曰苟無
大惡得罪於天則天將生養之而有間乎曰苟
無大惡得罪則天將生養之而無間也曰今有
人焉才不相高德不相尚貴或有餘而天益侈
之以福賤或不足而天益窮之以禍為之天者
私乎為之人者自取乎曰汝豈未知陶者之用
心陶之為器範木合土埏埴之巧一也至於形

狀既判則一為埴一為缶一登清廟而和玉瑟
一隈巖壻而包醬豆豈陶者之私耶各安於分
邪故方其宇也或以損貴而缶賤一旦落而碎
之則同會於糞壤之顛矣為器不同為棄一也
彼貴埴而賤缶者又何淺哉夫然後知陶者之
無私也汝知陶者用心則知性命

禍福

富人祭而祈福者列千燈於中庭流汗及踵
而布油不輟曉使僮僕市燕雀之在網者逸而

活之又百數焉既而語祭曰吾之某交吾之某親惟飲食是務所殺命日數十吾每哀其愚而力未能化也子何辭而使從吾之所樂余應之曰噫彼之所樂者子既衰之余之所哀者又子之所樂也子將謂天之生物惟形宏而聲大者謂之有命也將水陸纖介蚍蜉蟣螟皆謂之有命也擇其大者惠之則活十人不若活一牛魚其小者濟之則蚍蜉蟣螟何物非物子脫網羅之禽百數濟物之功見於色子曷不視前夕之

燈甌乎凡焦爛之蟲已絕未絕穰之填溢何啻億萬豈可以知度其目數哉子以百數之燕雀不足以補千燈之爛蟲也明矣天如不問則已如其問之必攘臂大怒以子私一身之福損億萬之命必路子以徇於某交某親而未暇治其飲食之小過也故曰余之所哀亦子之所樂也夫是之謂為善不經為善不經則反以為咎故君子內則孝於親外則忠於君居則恕於物有道可行則相於衆四者求福莫大焉詩曰愷悌

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福如可祭禍如可穰
是天有私覆地有私載日月有私照必不然矣
非徒無益也蒙昧之間又有害者若焦蟲之類
或可戒已

辯字贈恂公

老僧如恂來為予言天台智者之教曰介爾有心
即具三十子問何謂介爾曰自吾祖荆溪以
來皆以詩介爾景福為證予按詩家訓介曰助
也與智者之意了不相當柰何頗聞荆溪無不

該洽而於此一字似或誤矣雖然不害其為荆
溪也此字蓋當如漢書介君河北之介晉灼曰
介時也訖點反夫此有心一適當其時霍然之
頃也又如素問所謂心欬之狀喉中介介如梗
讀亦如憂夫介介之梗可以見彼介爾有心之
相歟又易介于石古文作斫鄭康成云磨斫也
古八反夫磨斫之聲亦倏然而有者也讀者可
以意了而見智者之語峻意潔云爾恂曰竊嘗
有意而不知其讀如此願書之予每恨晚輩輒

廢形聲之學喜書以贈恂改和元年辛卯十一月己卯嵩山景迂生書

予嘗怪韓文公歐陽文忠公力排浮圖而其門多浮圖之雄如澄觀契嵩輩雖自能傳於後世而士大夫今喜稱道之者寔二公之力為多也夫毀其教而進其徒豈非一反哉往年孤山智圓凜然有名當世自成一派之學而讀書甚博性曉文章經緯師法韓文公常責其學者不如

韓能有功於孔氏近則嵩力辯歐陽之謗有古義士之風是二人者忘其讐而慕其善又一反哉竊嘗思之是惟公乎好惡而務乎厚不自窘束而壇宇廣大者為能如此若其反乃其合也天台僧了然字煥之年三十六歲天姿秀發傳其教甚力比嘗辛苦於山中十有五年衆服其善而自覺其有得乃出遊予始識於四明而歎異焉顧予方流落不為人所比數尚何有於斯人而竊為之懼則深矣蓋斯人賢可妬而能可

嫉余於彼妬嫉者則無所恨而唯懼斯人聚徒
太早又懼其著書不能待晚而太銳封植師說
疆界抵太牢也何則今有人視其外所師說者
不怨則怒或陽善而陰伐之其如師說不能一
字不謬何得非嗜聲好譽而與之共斃歟世間
書讀固不能盡而應有當有者又如晨炊之不
可緩何容年少輒有著述銳氣喜瑕疵先達不
知己之所謂新者過少時又復陳腐有人議之
笑以故少年著書者至晚必悔如其不悔者又

無足觀也然之祖智者猶以頌徒早為厲已况
它入乎然宜勉斯三者公其好惡而務乎厚不
自窘束而壇宇廣大則善矣不過數年予當隱
處嵩山或聞東南有道盛行大得名譽者是必
然也然其勉諸作懼說贈之

淨土略因

臨淄趙子和仁裕移書洧上老法華曰吾東州
人近因子之文始知有西方淨土可脩而自天
台教以出也子宜於此圓妙大教專明慈真修

一事益以惠我無情有性者僕謝之曰具縛凡夫與予同在三災八難中何敢任此雖然病者未必不識藥也竊聞之有生有死而凡聖殊有凡有聖而身土異有身則有土有土則有身孰穢孰淨可不辨之邪我釋迦牟尼佛與阿彌陀佛愍此衆生乃同一願力於無量無邊法門之外建立此一法門釋迦償之也彌陀王之也釋迦生之也彌陀家之也釋迦於病藥之也彌陀使之終身不病也釋迦之土猶逆旅也彌陀之

土猶鄉閭也自西竺以望安樂國與吾震旦之望安樂國一也是故文殊普賢彌勒龍樹賢護無着天親皆願往生而觀音勢至在釋伽所亦在彌陀所吾土始自慧遠白蓮社與謝靈運劉遺民輩倡導之後繼有曇鸞道珽懷感懷玉善綽善導之願行尤著而可考吾天台智者大師承聖賢之後振法華之音其教始大備而行之益遠法華之前有維摩經首以淨土起教法華之後有起信論終歸證於淨土揆觀其目蓋有

十種佛土二十七品佛土其合之為四土則復
自吾智者始是四土之名散在法華華嚴維摩
仁王普賢行願及大智度論唯吾智者合而次
第之其在維摩之空空法華之空中寶塔則常
寂光土也維摩之衆生寶蓮花法華之衆皆是
菩薩則實報莊嚴土也維摩法華之聲聞菩薩
共為僧等則方便有餘土也維摩之見妙喜國
法華之三變大地則同居淨土也維摩有香積
菩薩法華初放大光明則同居穢土也佛告寶

積長者子言菩薩隨所化衆生而取佛土則同
居士也隨所調伏衆生而取佛土則方便有餘
土也隨諸衆生應以何國入佛智慧而取佛土
則實報莊嚴土也隨諸衆生應以何國起菩薩
根而取佛土則常寂光土也其文雖隱而其義
彰其名雖散而其理合苟非吾智者出之則如
之何嗟夫遠公於教典未備之時根機未熟之
際率群賢而創導之智者歛波瀾而淵澄開隱
秘而震耀終成此教以貽來者顧豈不來自淨

土而欲斯穢土淨邪然法華於藥王品示安樂
世界生蓮花中其在普賢品則示兜率天生彌
勒所吾智者捨普賢之行而專意藥王之證其
後有慈思法師復捨乎藥王而專意普賢則又
深知四土之分別者也唯知四土則十有六觀
盡矣三身王觀四教萬法悉無遺矣雖然有一
患焉一曰疑而不信彼疑不自信則我內信而
何補習者猶病諸十疑論所以作也唐永州異
上人特書是論於法華寺壁其所感深也二曰

信而狂且愚不知悟心以入觀明因以堯果但
言我能心淨孰非淨土似能為維摩之言而身
實天魔之民也豈不重可惜哉其在今世洪此
教也蓋有人焉如慈雲法師之教行四明法師
之觀智近者靈芝律師之辯論何以尚之洎上
老法華初從明智法師而生信後頗從容於靈
芝云

志學

族弟觀之居一日來請曰若何而志得於學予

報之曰汝志吾不可不汝言夫以行為學非待學以為行者堯已復禮之學也學焉者無所假也鷲鳥之習其羽豈取筋力之勞哉學寸而習寸學尺而習尺爰吾之神明而適日月之光華吾心說矣心肯有所說則無物不遜吾之學也此天下萬物之所說者則不足以象吾之說其惟朋友講習乎故賢賢事父母事君交朋友未學而為學矣子夏斯言蓋有所本矣吾夫子以孝悌謹信汎愛親仁其行從容有餘力而不逼

者學文之功也揚雄始上行而次言末之教人是分學與行為二端而惑於誦教佔畢之為學者蓋以行為本言為能教人為成德矣曰非徒知之亦允蹈之待若人何薄邪荀卿論乎假舟楫輿焉則學與性分為二端矣學以光明乎光明遜志敏行者非邪二子之蔽無它不知堯已復禮之為學乎顏淵以身為天下萬世之率而問仁夫子知回之所以問者於是乎告以天下萬世大中至正人人能自竭之通曰堯已復禮

為仁由己回知夫子所言者則謝不敏而請事焉吾之一已視聽言動妄非吾之學也耶一言之曰仁二言之曰仁義三言之曰仁曰義曰禮自是百言之而百名效實矣揚雄亦豈無知於此者其言曰禮由己則遺仁義矣荀卿之知此益明其言曰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其言厚乎禮而薄乎己卒以禮為舟楫輿馬將見其一日捨之

尚何所堯哉觀之復曰然則學無所分而無門戶以入不亦難乎曰豈無所自哉其惟思乎學必思以明思必學以進雖九思而未多終當一之於學也不寢食而思卒不吾益惟學能吾之益而不吾負焉耳前乎孔子而言絕學棄仁以貳乎孔子者老子之徒也後乎孔子而因曾子之辭氣不盡信書分仁義於君親以亢乎孔子者益子之徒也遠乎孔子而多岐廣驚不住乎仁義其言似仁義而非以出乎孔子者釋氏之

徒也古之學焉一今之學焉四捨歐陽公而學
不為三家所蔽者誰耶汝志勉之无何者少嘗
教授郡國老不得容於天子講席飄零羈旅
死亡無日何敢安於海涯為吾弟作志學

常念懲忿窒欲
常念克己復禮為仁

常念中庸之為德
常念必有忍

常念敬義立而德不孤
常念觀我生

無貳用其心
無戲言忿言易言疾言雜言

互有用心交之報

即無不敬

無求於一切
無必責於人
無怒人以辭色
無忘人之有干於己者
無貪所讀而不精
無多食

觀省

凡求聖人之經必知其所落必知其所趣必知
其所歸始消落之於字字得味也中如人接武
布武而適趣則累羣言而一之也終極其歸而
宅之於文字之外也不獨於書為然是之謂觀
省是之謂堯念

論詩

賈島云歲石掛海雪野楓維渚播予謂不愧謝
康樂揚帆採石華掛席拾海月謝句喧於寰中
而賈句未有一人目之者何邪二人分擅動靜
之勢極殊而幽深閑暇俱絕俗有餘思則一也
書以示李小九必有以語予者

論書

歐虞筆圓褚薛筆方其後悉學大令而方圓錯
出顏復圓柳復方矣隋朝一代筆法盡未必智

果之力也梁蕭子雲兼南北之善或云亦大令
之徒

論

九學論

予在京師與劉壯輿論春秋謂三傳不相為用
因言人之學亦多塗其大槩有九壯輿始異之
既而為予言曰知我先君者莫如子今予宦園
洛病卧荒山旅舍中追憶當時之論已多零落
自念老境可傷不可使後生無聞焉明日病少

閒還郡於行李間作九學論
其大如椽楠豫章而自然其細若邊豆簞簞而
合學無不通而不可以一藝名且莫知其所以
學其言則詩書之英而動則禮義之績用則惠
澤九州不用則聲教閭里者大儒之學也溫公
是已口不汲汲於詩書而詩書之功隨之身若
遺文章而文章之名歸之冠劍巍然望之可畏
而不能不愛也珪璋爛然心欲親而趨不敢前
也妾婦之無知而亦幸其為人如此也夷狄之

懽悵而知中國之有人也若斯人者廊廟之學
也富韓公是已宮商足以賡歌波瀾足以潤色
封植足以顧問蹇諤足以獻納其高文大冊不
日而流布遠邇邦人喜稱其姓字而後進擬為
龍門者從官之學也揚文公是已尊六藝而黜
百家法先儒而惡新語謹乎詒訓通乎倫類頹
然古人之風默而有容若踈而親侍經幄則人
君增恭儉之懷而永絕聲色債利之心居函丈
則弟子始於章句終於德行者講官之學也孫

宣公是已博極羣書兼該百家得六經之體要而不為章句特以春秋之旨正褒貶辨邪正篤名教厲風節賤功利尊王道其文玉雪嶄嶄然不可溷濁者史官之學也劉道原是已世官氏族早宦於朝明習漢家典故而坐通歷代沿革其為人溫恭易良以待一切之問而議不為勢屈言不求衆合雖死不易職若無可好而惡之者不敢貶人君之所厚百工之所仰者禮官之學也宋諫議是已籤帙之富倍於三館少不鞅

掌王事而既老無嗜好兀兀晝夜槁目禿指人以為勞而已獨淫樂晚生得以問音字好事者從而貪異聞然不可責以正鵠之功者倚相之學也掌賓客是已其學一曲而不可破其辭不彙括而不可惡不師古人不友當世而自信甚堅執之不貳者處士之學也學不根柢而辭有枝葉雖涉其淺而測其深雖獵其瘠而炙其肥以書盡論古人以鼎彝為好古以簡策相誇矜人多喜其可愛而怨其所宜責泛泛然不可入

孔氏之門者子弟之學也嗚呼勉之哉人有得其一者有兼之多寡者有得其上而或鄙或怒其下者有居於下而或能進或不能進於上者可不自好也邪若苟不在其上七者之選又烏足謂之學哉惟是九者之外又有方士之學舉子之學非予之所知也於諸公始取其一以鏖寫所論不敢效揚子雲之品藻也且昔國家人物之盛可勝言哉如歐陽公是所師範也乃不及之槩可見已姚子張非禮官之學也邪是九

者亦非甲乙次第云

成周論

或者謂治具當一切取法成周作成周論甚哉人欲安其私意而馮陵決勝也不本乎孔子之言不斷以春秋之言而攘成周之法為今日之治可乎彼得時言聽之大臣由是聳動人君拒絕群議自為周身之術則善矣昔孔子言王代禮之所損益至於繼周者不曰不可損益也蓋嘗鑒察明矣周得乎其文哉逮夫告顏淵

之爲邦則其忠其質其文一日並舉而要其成
功則虞舜之歸也於是乎知彼一切談成周者
踈矣公劉之詩變而板蕩既久晉變而夷狄楚
變而君子周禮子然無一存者幸而猶有遺書
見於魯孔子傷之春秋用是而作故曰孔子作
春秋以維周又曰春秋變周又曰春秋變周之
文從先代之質又曰春秋救文以質又曰春秋
承周文而反之質又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又
曰春秋樂道堯舜之道以俟後聖又曰春秋救

周之弊革禮之薄參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為
本不全守周典其得乎斯旨者果何人哉肯區
區力誇簡編舛偽之餘邪且夫自漢元以後天
生邁往不世之材抱王佐之略經濟之謨撥亂
反正若迂而合出斯民塗炭中而與之更始者
未必徇古之功也 藝祖時竇僕射像李尚書
濤皆以經綸爲已任 上之所加禮而恨用不
極其才者今視其規模不知果何以名其所學
耶嗚呼按伯樂之圖而得千里之馬哉或曰蘇

綽豈非命世之偉人歟何為建官立法一以成
周為務曰是綽傾魏造周之術非君子維治世
成平之道也方是時西魏之危若槁葉之未墜
而綽出力以振落之耳托跋夷狄之餘風君臣
上下痼禍熾亂而莫之可喻非一旦以成周之
高名肇新典禮過乎藻飾則何以奪其遠近之
視聽而震其朝夕之思慮哉未幾魏氏宗廟為
周人之墟矣又其馮陵決勝之雄者也不然王
莽亦可賢耶

策問

北京策問

問河北重於天下魏重於河北古今議皆然唐
杜牧言魏於河南亦重是三晉皆出魏下今
魏南不及鄴北不及邯鄲桑麻沃野為浸澤者
十七八商賈農疇之資十減八九何所取重也
哉議者見漢資漁陽上谷而中興唐棄范陽節
度而底亡今羯虜盜有幽薊為朝夕之憂不知
燕在六國最弱無所能唐平淮西後承宗貢於

鎮田正朝於魏而盧龍亦非劉總有也故曰瀛
莫易定實賊咽喉羯虜據燕足以自彙巢穴不
足以厲我明矣我所恃者諸鎮也今魏既弱而
瀛鎮定上無暮年之帥下無土人之將兵隋且
寡倉廩不富何以禦匈奴而奉京師哉夫自北
而制南則中山為重故後燕都中山而不都鎮
自南而制北則鎮為重故王氏百年有鎮而不
徙中山今並建安撫使不知有事之時相統制
不相統制乎必合必分乎唐卒不能有三鎮而

重橫海軍以撓三鎮建景州以闢橫海豈特一
烏大夫之力哉實朝廷計之得也今滄不命帥
而景州廢矣果何以援鎮定耶昭義餉道所以
資魏而通澤潞魏齊唐與李克用之迹俱存今
廢昭德為鎮其絕晉不與河北通有無歟古所
謂白馬津者王霸必爭之地也唐雖以鄭滑為
一道而白馬津隸黎陽為河北之重今以隸東
郡其外柄而不自操乎昔漢高祖不恃天下之
勢而恃陳豨不阻漳水為必可伐今之水官漫

不省漳之利害以輸河水之溢而增河之勢何
耶國家之初漶灤之制未備而邊塞之氏鼓
弓而耕植戈而穡勒勞甚矣是漶灤實足以當
飛狐之險今歲久而淺深失舊制且復有河水
以盪之當如何以復其故乎凡此八者悉願聞
之而欲還北道風俗之渾厚質儉者何道使民
力足以給凶年而無流離飢莩之虞者何術常
不乏者昔時之名將名相碩學巨儒者又何道
鹽之利可摧不可摧監之馬可復不可復其皆

著也

文集卷第十四

文集卷第十五

書

與熙河錢帥書

說之啟即日不審鎮洮幕府云初台候比復如何屬者虎帳西來便欲拜狀忽忽因循之故更不復道其實要作一書歷陳熙河古今事體非累數千言不可以俟閒暇之日而未之能也逮此使臣來拜教之辱何勝愧仄重念綱紀弗振

母一不費整之語令人太息不已然前所欲陳者不若罷休如汰土兵省戍兵削蕃官卑漢官罷冗長使者棄侵淫蠹蝕之地不發一卒一騎東出以御今上微固守則斯言也無乃既人歟雖然首尾之狀敢置古而即今以略之此熙河道曹南院棄而不城者也其後夏英公喜功名欲城之其如韓范之論何又其後有一王長官韶者薄游陽翟偶見英公神道碑所載云云遂穴以為策以干丞相時丞相是謂韓公視王長

官者稚而狂之若河外數州則又王長官棄而不城者也議者謂王忠嗣之功不減郭汾陽王忠嗣不肯城石堡而哥舒翰卒城之則哥舒翰少為忠嗣部伍而晚則罪人也彼未征之志不淺鬼章之睥睨尤近而著者隴拶似若無能頗聞有子存已長立不知今又如何方苻秦滅燕滅代滅涼時寧知有一慕容垂哉實有不可不懼者首尾之狀畧如此外又有二事一曰閉關以謝商胡以尊國體一不買一塊玉一寸犀之類二曰屯田以

實塞下而省轉輸二事幕府不為之以待誰為
耶漢賈誼與吾家大夫必亦出此言唐杜牧沈
亞之本朝尹子漸師魯兄弟亦其人也此六君
者行年皆不及僕之老則屑屑狂言未必無當
也特為故人一出耳彼有邵茂文者知無不言
忠實之士也幕府可出以視之因王鞏州人行
信筆縱書不免脫繆悚仄旦夕別上狀授使臣
回次餘乞保重不宣立春日說之再拜鎮洮經
略待制節下

薦蒲君刑曹書

成州

知成州晁說之伏覩本州刑曹閣中蒲贄年四
十一經中博士行中御史方布衣時有職太學
偶因格改棲遲山郡衆為較其輩流往往蒙
朝廷寵擢良可歎已說之無狀假手既知謹視
遇民而於斯士豈獨無心竊自念歲暮之齒咋
舌之久何敢有鳴于朝惟我明使者得布露
之明使者采衆人之頌聯章以聞豈不幸甚豈
不幸甚十一月四日知成州晁說之上某官節

下

與宋運使書

說之敢言之昨日薦蒲贄人回獨蒙教荅何勝
感仄此外復有一作職事謹用漢制敢此一無言
之本州今年秋旱同谷縣人戶所訴二萬五千
餘災其所檢校放者一萬三千餘粟亭縣訴一
萬三千餘災而檢放者八千五百餘說之無狀
唯知夙夜愧恨深負斯民矣負斯民於下可也
其如上無以稱聖君仁惠遠降御香閃雨祈

禱軫恤元元之意何屬者運句馮從事入境道
路誼言正為稅事而來也說之無狀竊彷徨自
歎息曰死矣放稅不如百姓之所欲將得罪於
明使者吾何面目在人間生活耶且亂山叢溪
之間最然一郡不識使臺貴屬來臨者累年其
久矣今一旦老幼扶携切切昂首以聽使屬增
放稅數以醜飢鷹刺史餓虎縣令可以風威百
城豈不幸甚既而大不其然乃是惡所放之過
優而歆令復之嗟乎天壤之間好惡不同取舍

頓異一至此耶是必非明府之意而向官失辭
而然爾顧豈不為明府累耶前者疲瘵之民所
以不至流徙亦不甚闕食者以所放之稅粗能
畔岸之也苟若復之或少鑄削之是網羅於前
而捕捥於後也方欲哺盃按而奪之手指也其
為守者平日粗與民有信今則不勝其欺且罔
也設常有沮洳之澤亦無以補斯炎熾之酷也
困之如彼伐之如此古人之所痛者今寧不一
動心也耶所謂結怨於一州取笑於朝廷者

又於今日而見之也竊復自念平居鄉閭餓死
不貳吾言今茲假守以褊小之地遂使難為乎
善必歆蹙之首鼠無它也素不自重不誠於身
則不獲於上而下亦莫我獲也夫鷲鳥在上重
鼎在下不程勇力不悔其往不豫其來儒者之
細事患不自勉且不自信爾者舒仲應為沛相
袁術以米十萬斛為沛軍糧仲應以給飢民術
怒欲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為之爾寧可以
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炭術謝之曰仲應足下

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耶彼袁術者人有豺狼者也方與羣雄血戰之時乃知出此何耶仲應之米十萬斛今茲雜色不當其十之一也况明府素不畏高明則不虐悍獨矣說之竊恃明府而安之不貳也目前似少魯國男子或為孱守而危者不知明府者也或曰其如

何曰豈無策哉說之老矣乞宮觀既不諧行當乞放罷東歸如明府未賜斥絕尚當於明府布露之區區所見實繫事體可以實塞下而

富國中明府必將樂乎聽之也伏惟運使大卿財幸十二月十八日知成州晁詵之敢言之

荅張直孺先輩書

說之啟老罷嘗謂學而不思者不足以為學而適足以為罔彼思而不學者亦不足以思稱而徒殆耳二者何不兼修並進乎如不得已二者孰重蓋學為重則善學者必精思如不已於行者必圖所濟苟徒思而幸得之則不顧學矣如世富貴動如所欲豈服稼穡艱難哉夫子固以

身為衆人率也其言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
寢以思可謂勤矣而卒無益不如學之益我也
有思涉者當益之以舟航若曰一歲之思不如
一日之學也其後子夏得此道博學而篤志切
問而近思之曰仁又其後子思得此道博學之
則審問之而後御名思之則明辨之終以篤行
之或曰堯之文思柰何曰子以堯之思真與凡
厥庶民五事之思同乎先儒不曰堯道德純備
而謂之思乎蓋即其巍巍蕩蕩而云爾足下不

鄙袖書屈臨辭彩焜耀馳騫出入若止而不止
有餘力焉疑論語四科不當遺子游斥子我之

預禍子貢之御名亂因小乎太史公足下有思

則勞矣然足下未勞乎學也四科之疑柳子厚
辯之矣上無子曰二字下於弟子字而不名遠
遺乎曾子有子南宮括宓子賤之類多矣其它
可置而不言也闕止子我亂乎寧予子我則唐
司馬貞史記索隱辯之矣子貢一出而五國有
變則本朝諸公辯之者多矣足下何不於斯

以學焉足下於太史公書尤似未之學也大抵
懷大德者不知有小怨太史公首變編年之制
創為帝紀表書世家列傳後之作者莫之或改
世家首之以吳太伯列傳首之以伯夷貴讓也
書首乎堯舜春秋首乎魯隱公詩首乎二南皆
以讓德倡天下萬世之治道也夫子旅人而參
乎諸侯之世家老子之學自漢興之初先乎儒
學以興乃與莊周中不害韓非傳於管晏之後
項羽與漢不並立者乃不沒其實與漢同紀而

先之其大德如此而藁草未成就參差抵牾之
小怨可恕不恕乎又烏覩所謂先黃老而後六
經乎敢併為足下謝羈旅無聊舊學素不深况
又荒落於胡塵中足下幸察二月十六日說之
啟上

荅陳養蒙刑曹書

說之啟羈旅無歸稅客舟而不可前其所止之
沙渚或告之曰是高郵也既而得親故於斯焉
慰別離而哀放逐又得所未名之寶於不售之

市不恨故舊之寡而每患獻酬之薄也孰謂吾道之窮哉雖曰遇坎則止而止莫予之坎窞也足下幸一再見而辱書翰文編則得未名之寶於不售之市者也區區感佩之私尚何可言足下之書是待甚高非所敢拜其於李樞密之出處僕嘗論之於其未建牙之初不及其既貶之後也僕之逐乃在樞密公罷黜之前爾足下文編粲然尤非老拙之所與知然有一事似可以為足下謝足下為漢太初歷序曰歷有本於律

者亦有本於易者非僕之所知也蓋歷起於律律起於易一物也孰得而三之哉足下以謂如何它日或得款晤以忽遽不一一說之上

荅張仔秀才書

說之啟辱書以魯頌質春秋為問甚善此義在新學未出前學者猶及之新學務為碎義以銖稱鎰紛然卒使銖鎰兩失而落於恍惚杳冥中誰能斯之問哉足下但觀魯僖公宜有頌乎周王不作而魯公僭頌夫子不得而輕重之遂亦

頌之則彼異姓庶邦初不以周禮稱者吾尚何望也耶平王之詩降而風僖公之詩僭而頌則天下之治亂可勝言也耶春秋之王可沒而夫子之魯僖公之頌不可沒而頌之則僖公之罪大於吳楚之僭王矣彼頌之體制事之有無與夫僖公之為人尚何待質之春秋哉說之孤陋偶不及聞前輩說此果如何而三十年嘗為毛詩傳二十卷今因金賊殘毀不存乃粗記其大略如此以為足下謝正以傷隕之魂招而未歸

理不得悉五月十一日說之上

與呂舜徒書 明州

說之啟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郵縣遞中為問達否昨日忽收十一月二十七日書承侍奉萬福至慰說之遠宦窮寂如初無足言者貫弟得從賢者遊尤可喜所謂樂有賢父兄之說則未喻也是出於孟子乎試為吾友陳之樂賢而惡不才在敵以上有所不行况吾父兄之間哉父兄天性甘勉其孝悌而不能已寧知所樂賢不

賢耶賢可樂矣顧不賢則如之何且如何而可謂之賢顏氏之子閔氏之弟視孔鯉不免有慚色矣舜五十而慕為瞽叟之賢歟文王問王季安否而憂喜王季之德不與也孔子亦曰喜父母之年耳以此三聖人之跡求之似孟子之言無所當也且其言父子之間不貴善則疏之矣今何望之深耶七丈講學最明侍次以此稟之便可語諸節曰無以吾不賢而惡之此語雖近乎戲然所感不淺近作申劉一篇辨舜河南事

輒同往浮信民乃止於此奈何令人痛恨不可言吾黨中失此一人大有所繫奈何頗恨信民不及見吾申劉也諸節各想進學春寒萬萬為親爰述中奉狀草草不宣正月二十六日說之上舜徒船場朝奉

荅勾龍壽南先輩書

說之啟古之人數不躡等學者固不敢躡等子貢見師乙問宜何歌曰宜歌商宜歌齊宜歌頌宜歌大雅小雅風是之謂等孜孜安絃而後安

詩然後安禮孰可得而踰哉吾年三十而五經
立矣譬之不藝五穀而非上農不殖百債則非
大賈今學者知自置於經師而不知有人師其
心為一經之士名曰大義而實以碎義困躓童
子起而語易薄乎詩書例詆先賢為腐儒先賢
說雖是而未新也頗謂仁義之用不及道德之
恍惚有愧性命之微妙但未敢明以孔氏下乎
老莊耳然黜春秋而尊尚偽周禮棄孝經而以
孟子配論語幾何不使文武之道墜地也耶足

下於此何為超忽世俗獨知所學哉甚善甚善
而於不肖猥以長書辯論孟子似亦躐等矣足
下何不孝經論語詩書儀禮易春秋之問而孟
子之問乎足下遠質孟子於荀卿王充及韓退
之晚年之論近觀溫公之疑益李泰伯之孟子
雜辯劉元甫之於瞽叟殺人劉道原之於舜禹
避丹均則世俗孔益之稱安乎亦嘗一日近思
乎何煩足下遠過老僕羈旅之舍而不自珍其
辭章乎說之前日叨為 太子詹事請 太子

讀論語而未讀孟子所以尊孔子而尊太子
之問學尚一德也賴陛下明聖朝奏而暮畫
可然卿士大夫駭謗太學諸生紛紛誣毀百出
無異報私讎者今日放逐之中尚復何言足下
幸察不宣正月二十六日說之上
荅李持國先輩書
說之啟前月足下携書見過時僕痼疾初作欲
少款無由後喜吾亡同年兄之文彩見之於其
子也介後疾大作無生理呻吟藥餌間不忘足

下之書未報也頻出誠意於足下鄉人足下聞
之必見亮也足下之書薄揚子劇秦美新矣何
不求之於雄法言尚有劇秦美新之類者乎盍
責之於法言而不必論是非於斯一篇也足下
愛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是
則僕之所未喻也建中靖國間東坡和歸去來
初至京師其門下賓客又從而和之者數人皆
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然一日滿人目前矣參
寥忽以所和篇視予率同賦予謝之曰造之者

富隨之者貧童子無居位先生無並行與吾師
共推東坡一人於淵明間可也參寥即索其文
袖之出吳音曰罪過公悔不先與公話今輒以
厚於參寥者厚於吾年姪何如抑又聞馬大宋
相公謂陶公歸去來是南北文章之絕唱五經
之鼓吹近時繪畫歸去來者皆作大聖變和其
辭者如即時遣興小詩皆不得正中者也病尚
朱差勉奉此不既萬一不宣說之上

荅賈子莊書

說之啟去歲道出于黎鞍馬忽忽間獲見眉宇
固已為慰比至武安見邑子士夫奉稱者如一
人又益以為足下喜也今季時相過破我岑寂
相與談至勝處頗恨大陸之不在席也此情區
區未亦可言固安於小人之常態不能以書牘
自致乃先枉翰墨推與過當感仄又復何以言
竊惟盛意之所遺者既誠矣敢不強以為足下
謝足下所惠讀書之未博真得所惠哉惟此一
事自足以出流輩上譬如甘太官之膳者恨八

珍之未極也且以詩為之言世之人孰不讀詩而幾詩在春秋間耶孟子所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若之何謂之亡耶其可不約春秋以為詩乎讀其詩必得其人而君臣父子之世次詩家之要也其可不通譜系之學乎十五國暨周商之國邑山川所感深矣其可不知古今地志乎鳥獸草木蟲魚今古不同名目識尤難而比興實於是乎在陸機顧野王之外復有所稽乎所謂文字詁訓者安得古爾雅以為證乎而三倉

廣雅方言之類其可廢乎詩之音讀實叶歌笙不必與它經同而古人之讀無傳可不盡信陸吳興之音乎夫一經之所及如此而欲坐窮五經之精微豈不艱哉且足下患所讀之書未博也然此語不為新學輩出唯足下之好古與僕同病乃及之也然足下謂後之書多於古則不然劉歆告揚雄云三代之書蘊藏於家直不計耳顧弗多耶今有一周易而無連山歸藏有一春秋而無千二百國寶書及不脩春秋有卿禮

二士禮七大夫禮二諸侯禮四諸公禮一而天子之禮無一傳者不知其傳孰多於其亡耶自歆家蘊藏之後日月既久著述之士益衆宜其書之愈多而不幸梁元隋煬皆有覆舟之禍士夫之藏因亦淪喪近而安史五季干戈相尋之餘其存又復有幾耶足下試以隋唐經籍志及吳氏西齋錄求於今想見足下浩然嘆息繼之怒嗔也說之累年來嘗欲求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動未之得司馬公休言溫

公所考十六國春秋亦非崔鴻之全書則後世之書未多於古也足下既欲學之博則不可不極觚牘之傳故及諸此若論古人之所以臻極者則此言可忘足下謂築巖釣渭之徒果在書耶果不在書耶說之謂二子者必有所讀之書耳弟不知其書為何書也而二子之所以為二子者非書也譬如和扁亦攻咀世間大黃甘草而不可以大黃甘草名和扁也足下又疑孔子稱顏回不遷怒不貳過為好學則學果不在書

者亦非也此孔子為魯哀公而為之言耳至於
告季康子者則不及諸此也若夫正為顏回而
發則墮支體黜聰明云者其亦可乎要是無孤
陋寡聞之顏回耳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服周之
冕非學則何以哉足下謂讀書以為學者後世
之事則得之矣蓋古人未嘗廢書而不以讀書
為學也孔子於易三絕韋編與夫游夏不能措
一辭於春秋者皆後世增大之語也不必論其
實否然亦不害其為孔子也足下又可不疑於

此也若夫孟子之書則亦不必論其文之如何
是直萬章公孫丑之徒所次耳何有於孟子哉
足下試以唐陸善經孟子對今孫宣公所校定
孟子斷可見其文之異同也如必以文論孟子
則可以色論太姜太姒數是未為知言也而文
固大矣必以孟子論之則孟子未為擅場也足
下所患文之高汙史野竒怪者苟能博學於文
而不以讀書為學則無所患也足下既不以讀
書為學無乃主揚雄學以修性之說乎此正雄

之繆悠云耳愚學者未之悟也足下求諸性果
何所虧而有待於修耶修果何功於性耶足下
才邵且有志則識古人之所以學矣何有於說
之之言哉姑以為足下謝耳說之比來為吏棄
盡平生之學而學佞學隨未之有得一日為足
下而技癢其言拙無足取徒自有感於前日也
日來又以無年之故文移詞訟賊盜倍多益敗
人佳思踰月乃得於燈下草草具此較略不究
萬一可憐怨也歲暮苦寒萬萬加愛子應此中

甚安不宣謹狀十二月初三日說之再拜子莊
秘校足下

荅陳秀才書 明州

說之啟陳君秀才足下比蒙見臨昨日又辱長
書仰歎文言甚高非所宜施也說之駑下雖少
得師友而無成老矣所尚者不過先儒傳注之
說其有甚不得已而必當改易者低徊顧瞻寧
失之怯而不敢過乎勇又何敢借申韓以為音
險而攘釋老以增高遠哉大要是知蛇本無足

耳身被俗學之名而甘之何所逃足下乃獨謂
之古學何耶去吾嵩穎乘興宦遊江湖數千里
之外往往指其衣巾而笑之又性率不自昧輒
辯南北之學雖途人而怒目懷讐者有矣足下
復亦稱譽之何耶人之嗜好鹽毒不同一至此
耶夫子既沒洙泗之上并汾之間孰有如曾子
子思有功於斯文者世乃略而不道似古人無
曾孔荀益之語在 本朝則柳仲塗張晦之穆
伯長賈公疎諸公皆尊孔氏以振我 國家禮

樂文明之風者柰何後生漫不知其姓名則目
前碌碌尚何為哉足下所責於不肖者抑又何
耶無或貽足下之悔乎政此多雨江步艱難未
及往謁先此布意不宣十月二十三日嵩山晁
說之上

荅池州鄧君書

明州

說之啟鄧君先輩大孝前歲令兄司理來求公
墓誌說之以令兄同郡守官之故不得而辭竊
惟令兄初脫場屋事業便好古文求索於人而

下及於僕既而有以信之矣至於足下昧平生於千餘里之外無或以僕之文為恠異不祥之物歟忽人來惠書開喻勤至又復釋然矣足下方此不文時言詞疊疊馳騁下上孝思之所感歟抑其平昔注意不凡邪甚善甚善更冀日祭讀禮經之餘悉取古人書讀之師友先儒無望專一經以成人之譬言如五綵不具而繪事自結繩既代之後無此理也足下以此光揚先烈於僕何有因思僕少時所作文全未有次第不知

當是何敢效於一二宗匠前而彼一二宗匠又何遽推獎薦聞之耶逮今日白首粗能杼柚分經緯而無一人相知者前輩先九泉可勝言耶不意足下今日顧我良為不淺它時或得相見悉此懷未聞更希節哀多愛人遽迴適病目多日不及詳盡仍不果親書併幸恕察不宣月日說之上

荅朱子雲書

明州

說之啟辱問荷意甚厚且歎足下不憂樵蕪而

惟汲汲斯文也甚善甚善所是性與天道不可
聞者不謂亦出於足下之口也今之學者大抵
巧慧於古人之言而斷喪其意莫斯為甚子貢
抑揚歎息其所聞之語便謂之真無所聞也譬
如學古文者恨九歌九章難及彼方為時文者
未嘗對離騷面寧論其難不難耶論語其類不
少尋常相見無因發之耳至於學易尤不可遽
說之從弟沖之頗有才思臨出京師欲來傳易
告之云吾弟初未嘗為小王易尚未可言京氏

易况於商瞿子木之學耶請以三年為期老兄
歸自四明吾弟熟乎王氏京氏之淺深然後及
之未晚也譬言如不由門庭而巧入堂奧深則深
矣其如門外之事何古之學者豈不有次第哉
亦敢以此為足下謝頌年嘗作易規十一篇今
以往足下試一讀之以謂如何餘遲面言不一
一六日說之上

與張明仲書

說之啟前日蒙臨訪語及說之所行解潛辭不

當用四之日衆口紛然指笑說之即謝吾友曰
前已略聞於江子之繼又聞於富季申是二君
者皆說之平生之畏友也其德我於今日者宜
厚不同衆人也說之八月十四日據兵房請辭
狀稱解潛初一日至初四日與賊力戰云云說
之雖不能文輒行辭曰堅戰終夕者其勇在行
伍之外况四之日鋒鏑接夜參伐為我動搖而
斗杓阻我勢力我鼓鞶自震而戈矛加厲寧論
白日照明之烈哉愚意輒與其晝夜戰也其所

謂四之日者蓋見自昔文辭稱一之日如何二
之日如何者甚多不勝舉也彼何男子雖家不
藏書寧無數策唐人文集可檢乎夫何作者之
常談特以身非作者遂禁不得道之耶或曰是
有害於詩義柰何吾友不謝之曰是詩謂幽詩
乎夫幽詩於風俗氣候制度儀物皆本諸幽國
而條理順事也而獨於日月參差錯出其語何
耶大凡著述家必謹日月說者以日為月何以
告當世之民而視後世之世哉其義果何在耶

上自國家政令下及農夫稼穡雖有改正朔之
異其本諸夏正則無改也有夏小正者周公本
之為月令不幸呂不韋攘一為春學者遂因呂
覽而薄之豳詩於農事日月何可少差忒耶豳
詩六月則夏正也說者謂一之日周之正月二
之日商之正月三之日夏之正月於理於事果
何歸耶說者謂三之日于耜者夏正月也四之
日舉趾者周四月也其修農器于夏之正月則
其舉足而耕者夏之二月也不曰夏之二月而

曰周之四月必善質亂于曆如此何耶二之日
鑿冰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
祭韭如彼說者則是藏冰於十二月二陽之臨
用事之卦冬至水泉動之後果容沖沖之意以
鑿冰乎且既鑿冰矣必待暴之於路一月之久
乃納之於室果當人情果適事理乎昭公四年
申豐之言曰日在北陸而藏冰是建丑月藏冰
豈若說豳詩者謂藏冰在建寅之乖矣也說豳
詩謂出冰於建寅之月不太早乎又不若申豐

謂西陸朝覲而出之實在建辰之月為允會也
不知執事者果何從耶夫公劉於豳商之諸侯
也方在商之世而寧有周正之可論哉借以為
周公之所追言也周公於豳土責農民必謹氣
侯而於商王使諸侯不奉正朔又復何耶凡此
七者吾畏友豈不能白之必待老僕之費言辭
乎老僕三十年前作詩傳所辯詳矣特以王氏
之學方熾於世王氏於先儒之善者因而更變
以取勝其不善者忽略不能正之顧僕一身之

微敢當一世之怒氣少出所學哉因循不為吾
畏友而有言則其罪也又如某之言皆無所當
而昔之人於詩也未嘗膠固底滯如此也聞閔
閔者必責之以閔睢之好德聞采采者必責以
卷耳之勤勞不可耶嗟夫世無魯詩齊詩韓
詩以與毛詩辯而歐陽公劉仲原父嘗有所辯
正而偶不此之及唯吾三二畏友之是賴也如
何如何病目不果親書薄遽中草略不宣八月
三十日說之上明仲學士足下

三十日 答張願先輩書

說之啟衰暮留落高郵首得尊公申兩家五世
之舊足下不必以書為贄見過也足下少年有
辭章不能自抑有所懷又思舒展則其以書為
贄見過重可喜也足下所及甚高顧茲血淚氣
絕之餘莫知所以報者徘徊久之輒曰披
席之子何妨門戶之滂耶頃年嘗作九學論一
篇偶獲存於金賊殘毀故褚中謹以為今日之
深考云爾惟太史公每深考而得之者

也悲哉學之難也惟虞翻苦學乃能嘆嗟者也
老僕作九學論雖嘗見稱於鄭洛學者而蒙東
都之士詆訥亦不少足下以謂如何勉旃勉旃
五月十一日說之上

荅錢申伯書

說之啟申伯足下前人始知舟人不至鎮江而
復甚愧為榮問之報者不時也念足下之言非
若近日士子率然操筆以自可者其用幾年之
學為此一日之言乎甚善甚善况唯易之問而

它經不與乎以三才論作易之本意而率歸於
人事窮極易家師弟子授受之源委而有意於
家法賈京房不保其身楊雄不純其行王弼何
晏荀况本致寇之小人管輅郭璞一行未免為
闕觀之貞女烏覩潔淨一有精微事之為易哉乃獨
推功於穆伯長劉原父邵堯夫則獨立不懼以
濟斯世者孰得與吾申伯並邪尚容逋亡之老
以僅存之軀妄鳴而取笑耶雖然左氏之卦變
恐自有一書如焦林崔林之類今不復存則亦

難為乎其言也一卦必具八變三易不相為用
七事不著於當時九師自擅於淮南則又亦亡
言可也王弼始以莊老蠱賊易象固有罪矣其
在莊周謂六合之外存而勿論六合之類論而
不議春秋經世議而不辯則君子猶稱篤論也
今南方之學辭必論句必議字必辯最為穿鑿
傳會之端也惟申伯為能諒之嗟夫易之所以
洗心者所以明乎憂患與故者其居則觀象而
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者老僕方以此自勉則

何敢後乎申伯之奉哉如何如何三月二十五
日說之上申伯足下

會之說蒼鍾離中遠先輩書

說之說老益迂拙無以立朝上章睿獎招
諛被逐方出國門俟命之際遽聞胡騎渡河蒼
黃覓舟東下至睢陽舟欲行而河絕流始古人
欲濟無航之歎於我未甚也既而聞胡虜破拱
州將攻睢陽遂捨舟與凡百士族民伍雜然奔
亡朝雨暮雲飢不知寒僅有竹輿不如徒步既

過之處胡寇與潰兵踵跡相接若來追逐而彼
方嗜殺略焚蕩使我得以小舟渡淮至高郵見
其可居而不顧其不可居也忽忽求覓親舊少
以生民自置爾敢期足下惠然以長書寵臨究
惟平昔蟬聯之契足下過誤之聞而得文彩煥
耀坐還太平士夫之風儀豈不幸甚非常日比
也雖然足下知德而未知人也僕無狀不能自
立於圖治之朝而少居太上亂之鄉妻孥方
且恥笑足下乃處以前輩典刑無乃為足下知

德之累乎僕今日危邦必入亂邦必居無知之
小人也尚何足與語然或可因法語之言以謝
盛意病者未必不知藥也夫所謂危邦不入者
豈不謂不苟得而求利也箕子之明夷是也亂
邦不居則寧殺吾身以諫吾君而不使吾邦禍
亂以亡也比干之死是也苟以謂避危而去亂
則吾君孰與居者又孰與守者吾父母之邦無
異羈旅之舍也小雅怨刺之士肯出此言乎足
下以謂如何足下旦夕間絕浙江遊會稽訪謝

安石王逸少之故樓必有忠厚君子因足下而
知吾言也足下強學自愛十二月十一日箕山
晁說之上先輩鍾離君足下

與劉壯輿書

說之啟壯輿足下無恙汝陽一面便相別于今
二十餘年矣中間世故坎壈忍復言道前是六
年說之自中山無極投劾歸繼而聞壯輿亦於
河東自免還江南略聞動止於王立之深用為
慰說之愚疇不曉事自取罪譴其慚於壯輿者

多矣幸而聖治恩寬使得食祠廟之祿每念
壯輿之歸使絕稍廩又益使人慚歎說之自是
家嵩山下頗適平昔之志歲一入洛省親舊於
司馬公家及范醇甫家見先丈外紀紀年二書
歎息大儒用心何其博哉至其論著處如聽上
林之樂鏗鏘闐鞀洞心駭耳不覺茫然自失每
觀自序一篇則復歎欷鬱幾於涕泣殊未喻
天旣生之天自厄之安在其為仁哉惟是壯輿
能順續先業使紀年完然成一書則可無恨君

家上世同和君父子成梁典已足以雪護都水
使者父子異同之論矣幸復見之今日而壯輿
成紀年又何酷以休徵之成梁典邪每念十五
六時在淮南吾先君嘗令立侍先丈之側蒙戒
告無從妖學無讀妖言至今白首奉之不忘益
覺其語有味可喜是時說之雖童騃無知然心
亦似疑先丈為一代異人也况今憂患之餘五
十歲矣說之景仰之心且當如何竊有所恨者
魯直所作先丈誌文說之初讀之而未知所適

及再讀之則疑三四讀之而竟不見振微摠藻之功不知魯直何為不得意於此作也吾輩於魯直豈忍妄作瑕疵要是吾輩好惡不苟是非公耳又不知壯輿素謂魯直此文如何果亦有不足於心者乎先文於學無不窺而精明知要以邁往不群之識辨先秦以來舉世積習之迷可謂有功於孔氏之門矣且以三事論之如六經無皇帝之目易宮室等三事孔子闕疑而稱後世聖人何其偉邪使學者皆知出此則釋氏

不足闢彼芟角反對互從之徒自當羞死矣若魯直而在固當以此爭之輒欲別得先丈言行之詳輪說之之愚所及者為先丈作一別傳於是乎不自覺其格力卑弱非所宜稱也壯輿以謂如何是亦報幻童之知耳或求之而不為作或遠數千里而求作焉無乃一反乎說之前年冬得官陝之河倉去冬再蒙厚恩領祠廟其授命時適有役解梁且棲薄俟春夏之交宜道塗時東歸今託立之致此其違否未可知也立

之久抱病可憐說之去夏長子二十三歲一病不起至今悲傷多感鬢髮白矣重念五世以文顯而身獨不能頗有望於此子今復奈何壯與想當為我慨然也復何可言者唯強飭自愛不宣謹狀正月十八日說之頓首

荅孝子能先輩書

說之啟幸與吾親中外之契甚明自上世而來相與厚矣前日乃蒙裁書見過竊計非外我也實好德崇禮喜以文辭馳騁著見於外歟書稱

周公屈體下士有感於斯世而發歟宜其意壯而語峻也然吾親於是過矣吾親曾祖憲成公其志誠屈體下士者顧如何哉何謂藏之而不言歟恭惟憲成公於杭州每訪林先生於孤山望林麓而屏尊從步入先生之廬其視陳蕃與徐孺子下榻如何哉遇雪命趣飲具郡僚不無意於歌舞高會也乃與林先生清談同賞於孤山又視韋蘓州與秦征君系宴集郡圃如何哉不幸先生一日疾不起公以喪服哭送素棺拜

墓乃歸吳兒自是耻其風俗之薄也前日張文
潛知潁州為東坡喪服重得罪於廷臣不赦不
知又如何哉吾視不忘憲成公之所以遺子孫
者則不特有大於憲成公之門戶亦使朝廷
復有如憲成公之大臣豈不幸甚吾親之所不
言者深而老僕淺之於言乎吾親憐此區區之
意屬數日抱疾愈覺羸旅無聊為報率略正月
十六日說之上千七哥

答李大用先輩書

說之啟前日蒙足下肯顧不待接談令人欣然
知其為名家駒也既而重玩所贖之書則復加
歎何其辭之可喜而意有餘哀耶足下雅意恨
當今文章無盟主莫有為之龍門者乃遠有得
於古之人顧孰敢繼古之人而任今之責哉雖
然足下有志尚不肯專為科舉之學恥乎輕薄
之文則此邦之人有為老僕言之者因亦敢為
足下及之漢儒鄙薄一經之士魏自一經次第
及四經而求人材何甘沈埋於一經一家偏見

獨是之說耶曷不博之以五經而約之以孝經
論語博之以太史公歐陽公史記而約之以資
治通鑑庶幾乎讀書而為儒生矣顧何能外是
而有文章者哉若夫喜文辭以抑揚上下而出
沒於造物之間則屈原之騷相如之賦存焉此
如飢而食寒而衣非有甚高之論也亦有若高
而實平者獨尊孔子不使諸子論功於其間而
欲觀孔子則自顏回曾參始在學者自信如何
云尔足下書末不忘憲成公之舊德又非近日

浮淺之所及也嗟夫公卿之孫黃散之子能以
門戶為意不忘家世之風矩者有幾人哉先世
之事欲施於今日而不免於憔悴故也憲成公
與元獻晏公宣獻宋公同在西掖皆吾高祖文
元公門下之人也足下似未知者不得以重
吾兩家之事契抱病情思窘束草草不宣正月
十六日說之上三十一哥

與三象李奉議書

一作與王漕

說之頓首屬者猥辱車馬不以道塗為勞特自

高居入城相訪既恨相見之晚仍聞即有入川
之後雖苦留強挽恐不得使迂吏之淹也又適
當致齋之日曾一尊之不設况又常平使者之
來館餼俱廢重令人怫鬱慚歎豈無意修書以
謝下執事而傳宣直殿貴人繼至雖欲自乘少
時之閒奉狀亦不可得但於牀迫朝暮之閒展
玩高文以為禦侮之五兵而不待辟塵以三沐
也甚善甚善前日區區雖不少信而荷公不鄙
以論文見期豈敢有所懷而不為好德者據矣

所謂歐陽之文雖不敢謂前無作者第恐後之
來者未易可繼也雖東坡南豐二公傑然名一
世而振聳九州之牧者而自歐陽公視之則皆
其門人之文也曾參有若不足以繼夫子之席
則它人孰可以儷吾歐陽公哉公稱徂徠山石
守道誠乃歐陽公自謂畏友然天下之士不以
歐陽公畏石守道也若論齊魯間學士則徂徠
山石守道自執弟子之禮於泰山孫明復今捨
泰山先生而論徂徠先生恐亦未思也公謂文

章有純粹駁雜不倫若歐陽公者若徂徠先生者皆尊儒術本王道尚仁義得非公所謂純粹者乎彼有談儒術而雜釋老以為高阻申韓以為大者是必公之所謂駁雜者歟若夫臨川則晏公乃其人也國史稱天下興學自晏公始晏公之錫乎學者其恩大矣本朝來王元之之後晏公晏公之後歐陽公歐陽公之後東坡皆為一時之龍門而門下洒掃應對之士其後為公卿將相者類不可數也以晏公之儒學懿文

視穿鑿傳會喜新好異之論廟堂無智名勇功之尊而觀開邊聚斂尚刑名私威福紛紛貽患不可救藥之士相去不知其幾多而遠也臨川近有汪省元革者自謂鄉里有兩宰相一天下之幸也一天下之不幸也使革而在見人捨晏公而論臨川者必慟哭淚下如縵不足道也公之文美矣更能尊師友淵源之大者純於王道則閔中橫渠先生之後繼有人焉公必欲泛論人物以徂徠先生配歐陽公亦可也而近於

秦雍間捨橫渠先生而不論則說之所未喻也
敢併及之不知戒塗定在何日雨暘不常更希
強飯自愛說之赤目尚未愈口授小侄公逸代
書忽忽不宜八月九日說之再拜

荅陳廷藻先輩書

說之啟頃得君子動靜之道於易之艮曰艮止
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
明嗟夫得所止者惟能得所行也苟冒霜露之
險阻馬蹇僕曳且不已則不特不得乎行亦莫

知所止矣君子為能以止而行莫或止之既行
而止莫或尼之行止惟人所能為也何則不歸
怨於天也不責咎於他物也或者捨大易而為
諸子之說曰行止非人所能為也無乃喪已而
役物乎其自怨則多而亦病於外乎足下不忘
先大夫與說之先君同年之好袖書見過雅意
甚厚矣而責僕舍所既安之地遠為江浙之遊
似亦止所行而尼所止者也非僕老罷竄逐之
本志也豈非或者之言紛紛誤足下乎然足下

又自有一失焉以足下雄文厚契輒及之足下
於高郵人物稱孫莘老崔伯益無衆寡無異同
之辭也而乃遠遺陳希顏不及王逢原頗急
於風流才子何也紫微陳舍人像狀甚偉沈厚
有材幹能處劇辭藻平雅適用天禧間史官之
辭云介足下試於今日求若人者而友之則不
特為高郵人物之盛也僕之德於足下者尚勝
既哉連日群從俱為避地之後頗冗奉謝稽緩
尤增愧反亮之亮之說之上陳君年家

荅吳才老先輩書

說之啟蕩之七章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詩
人傷厲王無道周室大壞之詩也足下嗜學好
古前日賦是詩為長書見過無乃不類乎 國
家重熙累洽人物甚盛因後賢而識先德觀前
修而勉新進猶恨泰顛闕天之無子也所謂老
成人者未嘗一日不見於斯世不勝典刑之奉
也姑以足下鄉里論之紫微陳舍人御史孫中
丞祕書崔監皆高郵老成人也亦天下之老成

人也凜凜常存而不死者也足下何取於蕩之
詩而有待於僕乎恐足下習見新室子孫喜新
好更變擯斥前之聞人一切稱為俗學遂亦發
憤為斯言乎區區非此可既聊謝盛意萬一不
宣說之上吳君

荅朱仲髦先輩書

說之啟無狀晚乃學中庸然早知鄭康成之說
中庸曰用中為常道也既而質諸安定先生司
馬溫公之傳則益知一作尊鄭說矣彼新學出而

拘拳以為法穿踰以為義務新尚簡而不為篤
實如析中庸為二端不知其所謂中者用之則
曰和曰孝曰禮曰智曰仁曰勇曰強曰純曰一
曰明曰誠其實皆中之謂也以故彼之學者惟
知過不及謂之中而於肫肫淵淵浩浩喜怒哀
樂未發之中則莫之知也吾明道橫渠伊川三
先生者為能得中之所以為中者也嗟夫學之
難也伊川已一作晚自畔乎二先生之說矣他人
何望哉足下不忘先大夫與予同年之契不鄙

老罷斥逐之蹤脩書見過且言久為中庸之學
宜其書辭懇懇於誠云尔輒以所聞篤世好而
奉美意如何足下志強而文純可畏也先大夫
積德未一有顯于斯世有待於其子也勉旃勉
旃不宣說之上

荅袁季臯先輩書

說之啟留落在郵上足下仲兄以詩見過喜其
溫然安詩者也既而足下仲兄來則又幸得千
乘之國愷悌之長也夫何幸會之多足下復又

投書來講學是非明白有餘憤存焉若剛嚴御
史然孰謂予之困窮也哉足下於是講明道橫
渠伊川三先生得之矣竊恐足下得其名而未
得其實也敢因布之為謝明道之學專明大道
而本乎仁義其徒既少又亦未嘗著書橫渠之
學先篤乎行而後誠乎言其徒則呂晉伯與叔
范巽之張芸叟其書有正蒙存焉伊川之學使
人於一德有所入或仁或孝入德而至乎敬其
徒則謝顯道楊中立游定夫張思叔其書則易

傳存於世而春秋方具藁草授之思叔今不知
存亡傳曰唯通人有蔽夫三先生者亦豈無蔽
哉明道取人太吝橫渠輕視先儒伊川時出音
說足下亦不可不知也足下即其所蔽極其所
善則六藝之文朝夕與身俱出也又何必若今
之所謂儒宗配饗孔子者一切以講說文字為
功詭異如飾非顛倒如避難學者被其盲聾而
不知非仕者畏其罪罟而莫敢難遂至今日學
士大夫於名教土崩瓦解也且其自任之言以

伯夷不諫武王劉向於漢強聒商鞅能必行其
令哀三良之死而責其未賢百姓可拂以從先
王之道平須興積不問民之欲否釋老申韓之
說雜然並傳六藝中矣因自 駭愚而肆也
以謂修身治國家帝王之功皆土苴餘事嗚呼
易知盜而同憂患春秋撥亂以尊一王之制詩
不遺鳥獸草木蟲魚以美刺興亡書上自堯舜
下逮費誓同明治亂之迹禮之九經十倫詳矣
皆修身治天下國家帝王之功德巍巍而不可

須臾不本元者也以是塗塞天下學者之聰明
為禍大矣而猶未若執經勸講人主之前者禍
亂天下也彼其所得者如何其弊則如何其徒
復如何足下宜終始固執之不貳也先明致寇
之陰後極禦寇之陽者易之道也昔王荊公排
明道曰伯純之學善矣其如入壁何明道曰拙
狀如壁不可入也公則如捕風矣一日荊公又
戲明道曰伯純縱高不過級級至十三級而止
耳明道謝之曰公自十三級而出馬上據相輪

恐難久以安也并欲足下聞之無以為一笑而
幸少思也屬連日有人事為報稽緩悚仄不宣
二月十九日說之上

荅朱秀才書

說之啟朱君秀才足下說之遠吏海陂管庫初
為好閑一飽之計耳斯者妻子不免飢寒如舊
職事艱窘勤劾詬責相尋忽忽何暇及一日學
問足下不鄙猥以書為贄相見徒高足下之文
采而禮意之厚則不敢拜也雖然足下以慕古

為說則是不獨足下之所好實亦不肖區區之志也輒因以為謝說之嘗謂今之士人好古極矣每得一古琴若古書畫硯墨鼎彝煮器之屬莫不喜色自倍傾視一坐而坐客為之氣索彷徨竊自咎其力之不足而哀懷嫉忌者往往是也其中又有最可怪者錦貴五色炳耀而古錦價尺新錦價匹凡斥所賤必稱瓦礫而銅爵之瓦珍如珠璣一美器或少傷敗玷蝕雖復繕完必憎其不祥至於開元鼙鼓則補綴愈多而愈

益貴重嗚呼今之士人好古可謂極矣乃獨於六經之義鄙棄先儒而日逞後生銳氣角為新說不知其何以邪郢人有遺燕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為持燭者曰舉燭而遂書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悅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竊恐斥先儒訓故而為新說者燕相之所是而郢人之所非也足下如有感於此而玩簡易質直之說不苟異不尚奇與古書畫鼎

曩同好則善矣庶幾為大義而不為碎義以副
國家設科之意足下文甚健其已有得於此乎
故敢以為謝屬大暑未果往見病目草草不宣
十五日說之上

與黃丞相書

說之惶恐死罪再拜上啟僕射相公黃閣之下
說之不度量去月嘗以流落羈旅僅存之身飢
餓將無粥以食而狼狽於非舟非屋之居控告
下執事如聞相公歆以江浙一支郡相處不知

其郡果如何竊料相公必有以仁之於是舉家
始有生人之色以相屬曰殺我者一時之否運
也生我者相公一言以傾否也不然何以見於
相公造命之功不使一物失所之德而建中興
偉績者豈不在是乎然俟命於一之日而疑多
艱齟齬之人未應有此響應也二之日而懼雖
有牧養細民之微誠而身無以自養也逮今三
之日而不疑不懼者羊叔之德難名而王導之
功不減管夷吾也且復申之於相公謝安能屈

大司馬而不能處土右軍 本朝王文正則
從容以厚揚大年大年分司在陽翟而求賴不
失為汝海守也相公方為明時修 祖宗故事
獨容文正公優於文靖乎相公豈不間函牛之
鼎乎函牛之鼎最難為功蔡邕能以言邊讓而
聞之於何進則是鼎也終難以自言矣惟相公
始終之仁有不待區區之言者薄遽不宣四月
二日說之再拜

文集卷第十五

